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4037 (Resumption 1)
25 August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〇三七次会议(复会一)逐字记录

1999年8月25日星期三,下午3时3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古里拉布先生	(纳米比亚)
成员国:	阿根廷	彼得雷拉先生
	巴林	布阿莱先生
	巴西	丰塞卡先生
	加拿大	福勒先生
	中国	沈国放先生
	法国	杜特里奥先生
	加蓬	当格·雷瓦卡先生
	冈比亚	贾格内先生
	马来西亚	穆罕默德·卡马勒先生
	荷兰	范瓦尔苏姆先生
	俄罗斯联邦	加季洛夫先生
	斯洛文尼亚	蒂尔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尔登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瑟德贝里女士

99-85689 (c)

下午3时35分复会

范瓦尔苏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同今天上午发言的各位同事一样,对你主持这次重要会议感到高兴。今年下半年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受益于纳米比亚担任主席职务。我们还赞赏贵国提出召开安理会公开会议讨论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倡议。

我们还感谢特别代表奥图诺就这一问题所作的发言。他再次显示出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是由干练的人负责。

保护儿童看来已成为团结所有国家的一个问题。《儿童权利公约》得到几乎是普遍的批准,就证明了这一点。全世界也都承认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儿童尤其需要得到保护。今天,正是安全理事会使我们朝着实现这一目标迈出了一步。

必须认识到,今天的工作完成后,这一议题不会从议事日程上消失。我们在筹备这次会议时可以感觉到,安理会所有成员都决心确保安理会每次采取行动维持或恢复和平与安全时都会讨论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

安理会在最近的各种场合就是这样做的。因而这次辩论的时机是非常恰当的:我们可以把具体的经验作为基础,同时规划进一步的行动。这就是我们面前决议草案的实质,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这一决议草案。

正如我们早些时候所指出,参与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工作人员必须熟悉保护儿童、儿童权利和儿童福利等问题。他们必须特别接受处理儿童兵问题的训练。

顾名思义,根据国际或国家标准,儿童兵尚未成年,因此不适合参与武装冲突。具有悲剧意义的是,这些儿童兵往往只有 13-14 岁,他们不仅仅是被卷入的武装冲突的牺牲者,而且最近的经验表明,他们也可能是暴行的肇事者。应该采取综合办法,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复员,并重返社会。

《儿童权利公约》和其他文书载有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儿童兵。必须尊重这些

准则。在制定标准方面,已进一步取得若干进展。荷兰已经开始这个进程,并且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 182 号公约》,该公约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包括强迫或强制招募儿童、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些儿童。显然,各国可以超过这些最低标准;如果是这样,就应该遵循为儿童提供最高程度保护的准则。

安理会面前有许多报告,这些报告叙述了儿童权利被大规模侵犯的各种形式。在这些情形中,所有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有责任保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自一开始,荷兰就支持,包括从财政上支持秘书长武装冲突中儿童问题特别代表奥图诺副秘书长的工作。他提醒注意一般武装冲突以及具体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例如他所走访的国家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他正在完成自己的重要使命,这项使命是根据格拉萨·梅切尔女士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所载各项建议而制定的。

我国代表团还谨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机构例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重要工作表示敬意,并且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许多其他组织的贡献表示敬意,他们都努力减轻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多年来,儿童基金会一直在积极促进保护儿童。它还将自己的儿童权利观点应用于武装冲突情势中的儿童状况。我相信,最近发起的儿童和平与安全纲领将进一步指导儿童基金会在全世界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保护儿童。荷兰是儿童基金会方案的主要捐助者之一,这主要是因为该组织在荷兰个人捐助者中赢得了令人敬佩的支持和信任。

荷兰愿意增加对为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造福的各项目的支持。目前,我们正在支持若干项目,这些项目的目标是非洲儿童兵康复。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指导我们行动的是若干因素。第一,不用说,我们关注每个儿童的命运。但除此之外,我们涉及的也是各国家的命运。因武装冲突而居无定所和受到创伤的儿童长大以后可能是其社会的负担,而从这个祸害中挽救出来的儿童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防止发生另一次冲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荷兰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的赞扬。

福勒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确实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今天主持安

全理事会工作。显然,你在这个议席上以及在这个会议室里有许多朋友。22 年前,我作为加拿大安全理事会代表团一名初级成员,非常荣幸地与你和努乔马总统共同工作,当时五人组努力就纳米比亚自由进行谈判——这个进程最后终于于 1978 年 9 月通过了第 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使贵国在许多年之后终于获得了独立。我非常高兴能够与一个具有活力非常有效率的纳米比亚代表团共同在安全理事会工作,并且今天非常荣幸地在你的主持下参加会议。

(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提出这个倡议,进行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公开辩论。我还谨感谢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他为我们的辩论提供了背景资料,特别是在他提出了关于受战争影响儿童所面临艰苦现实的评估。我还谨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向安理会各成员分发他所提出的关于儿童基金会在实地所开展重要工作的回顾,他的报告非常出色。我国代表团认为,贝拉米女士不能前来参加这个重要辩论,这确实令人遗憾,在这次辩论中,儿童基金会的独特专长将非常宝贵。

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是人类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儿童是最脆弱的平民人群,安全理事会应该给予特别重视。今年 2 月,根据加拿大的提议,对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在那次辩论中,安理会特别重视战争中的儿童受害者,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仍然是我们议程的优先事项。

儿童是国际社会和人类安全的未来。保证尊重儿童权利、保护儿童和促进儿童福利是一项集体义务,我们在这些领域如果有任何差错,都必然会破坏我们促进法治的努力。作为国家,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充分履行根据各项有关国际文书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儿童权利公约》和各项《日内瓦公约》及其各议定书。儿童日益成为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的无辜受害者。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坚定不移地支持各国际法庭和及时建立国际刑事法庭,铲除犯罪不受惩罚的文化。此外,我们必须努力使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得到康复、重新隔入其社会,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有效的和解,保证

儿童充分参与其社会。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就可能破坏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前景。

塞拉利昂《洛美和平协定》的重点是受战争影响的儿童问题,这是正确的。签署这项和平协定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该国的冲突被称作“儿童战争”,因为暴力的许多受害者和肇事者都是儿童。正因为如此,成功地解除儿童兵武装,使其复员,使其重返社会,这将是重建安全和稳定气氛的决定性因素。

在塞拉利昂的悲惨事件发生之后,也必须在全国为解决问责制与和解问题作出努力。加拿大欣见安全理事会扩大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联塞观察团)并支持为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遣散和重返社会作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必须具体承认儿童的特殊需要。

(以英语发言)

加拿大坚决支持秘书长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的工作。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准则和标准往往遭到违反。奥图诺先生已经向使人不安的一系列破坏性冲突各方的领导人、向非政府组织以及世界各国的选民提出了在受冲突影响地区儿童的权利问题。更具体地说,他对包括斯里兰卡、塞拉利昂和哥伦比亚在内的受冲突影响国家进行的无数次访问,导致对停止招募和部署 18 岁以下儿童作出了承诺。

我们也强烈支持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关键机构所做的努力,它们谋求保护在世界各地冲突中的儿童。诸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机构都有着多年同儿童打交道的经验,它们可以在现场发挥关键作用,有效执行解决受战争影响儿童的需求的方案。这就使得在联合国系统内从事解决这一问题的各方更加需要进行仔细的合作与配合,以便不浪费所作的努力。尽管我们认识到在这一领域中取得了一些进展,显然需要作更多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深感不安的是童兵人数的增长,现在大约有 30 多万——不仅是使用

和携带武器的儿童,而且也有许多为交战各派服务的年轻女孩和男孩,他们担任送水的人、信差或性奴隶。必须停止把儿童当作战争武器的做法。我们也必须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法,要能够接纳成为孤儿或被家庭、家族和社区抛弃的儿童。要让儿童在加入军队或叛乱团体,或是实际上单独在街上谋生之外获得真正的其他选择。

为此目的,加拿大提出一个包括三方面的方法。第一,我们支持制订一项《儿童权利公约》的强有力的任择议定书,以便提高武装部队征兵的年龄和能够合法参加敌对行动的年龄。加拿大正在采取措施,以便在工作组下一次于 2000 年 1 月举行会议时能够支持尽可能严格的标准。

第二,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是加拿大解决人民安全的方法的核心。诸如受战争影响的儿童之类的复杂问题需要以多种手段加以解决。光靠政府无法防止陷于冲突中的儿童遭到虐待;在国际组织、区域机构和民间社会之间进行的密切合作对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和制订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法来说是很重要的,停止使用童兵联盟就是这样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

第三,我们承认区域倡议的重要性。加拿大祝贺非洲统一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为打击使用童兵并更广泛地解决受战争影响的儿童的困境所做的区域努力。 1999 年 4 月在马普托举行的关于使用童兵问题的非洲会议和 7 月份举行的拉丁美洲区域会议在区域和分区域一级带来了势头。这些会议成功地把政府同民间社会聚集在一起,在一个有效的伙伴关系中检查这一问题。它们告诉我们,各种解决方法也需要伙伴关系的帮助,为了持久下去,其基础必须是承认传统价值的地方和区域倡议。

两周前,秘书长呼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实行“平安日”,以使该国 1 000 多万儿童能够接受小儿麻痹症、麻诊和白喉的免疫。加拿大认为,安理会应当支持这种人道主义停火,作为长期和平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我国代表团同秘书长一样感到沮丧,几天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几个地方,这场运动被中止,宝贵的药品被浪费了。结果,许多儿童无法接受免疫。刚果儿童的情况说明了我们今天辩论的问题:儿童并没有引起刚果的冲突,然而,他们在最基本的方面受到了这种战斗的如此深刻,

如此戏剧化和如此绝望的影响。

在饱受战争蹂躏的社会中,地雷是儿童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据估计,世界地雷受害者的大约 25%是儿童,他们在玩耍、上学、照看牲畜或收集食品和饮水时直接碰到地雷。此外,由于他们的个子相对小,受地雷之害的儿童更容易遭受更严重的伤害或因为受伤而死去。此外,由于儿童对不熟悉物品的天生的好奇心以及他们相对缺乏能力来认出并遵守雷区的警告标志,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地雷的威胁。尽管难以理解,一些军队使用的地雷蓄意以儿童为目标,它们制造看起来象玩具一样的色彩鲜艳的地雷。

在格拉萨·梅切尔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影响的研究中,她呼吁国际社会谴责对儿童的这种攻击,认为这是不能容忍和不可接受的,因为儿童没有参加战争。在安全理事会里,我们应当加紧努力解决受战争影响的儿童的问题,并更全面地促进对所有平民的保护。其他论坛——大会,区域组织和诸如第 27 次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会议之类的其他关键会议——也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期待着秘书长即将提出的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报告,并讨论其中所载的具体的建议。我们也期待着参加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中所设想的有关儿童和武装冲突的报告的编写。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纳米比亚外部部长的身份发言。

在新的千年到来的前夕,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本世纪,这一世纪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化学、生物与核武器的发明与使用;以及数量破记录的暴行,特别是在武装敌对行动中杀害平民。最近的战争手段就是以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为目标的可恶做法。更加残暴的是,在区域冲突中越来越普遍地把儿童当作凶手而不只是受害者的做法。

我们在 1999 年 8 月 12 日庆祝了有关各项《日内瓦公约》五十周年。但显然这不是个欢庆的场合——世界目睹了太多的痛苦。然而,重要的是不能再忽视这种情况。

各项《日内瓦公约》体现对所有战争规定的准则和标准,首先是 1929 年规定的战俘法律保护,然后在 1997 年再次规定。因此,国际社会吸取了国家间、殖民和内战的教训,制定并签署了适用于这种冲突并在敌对状态期间为平民提供更大保护的两项公约《附加议定书》。

不幸的是,1990 年代全世界无数冲突的特点是持续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而非遵守它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并加紧努力,以控制最可怕的情况,并保证这种冲突受害者和保持其尊严并享受保护。还需要有关每个当今冲突参与者必须遵守的人权文书的国际公认准则和标准。

这种努力之一是今天安全理事会专门讨论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会议。纳米比亚感到必须在本月份其担任主席期间进行这场辩论,以表明我国致力于帮助解决这种严重局势。从个人角度来说,这也是我担任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的适当前奏,我相信,在这次会议期间,这一事项及其它与儿童相关的事项将得到应该得到的显著位置。我作出了个人保证,我将努力确保情况如此。

我们的大陆非洲受到武装冲突的蹂躏,数百万儿童受到影响并因此死亡。因此,我们感到有义务再次请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注意这种严重局势。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宪章》授权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期待将通过适当决议,发展去年旨在加强保护儿童的主席声明。我谨感谢所有安理会成员在这种努力中的合作和宝贵贡献。

我还感谢我的兄弟和亲密朋友奥拉拉·奥图诺大使接受我们的邀请,在安理会就这个问题发言并感谢他最杰出和使人增长见闻的贡献。是的,我们记得格拉萨·梅切尔夫人的杰出献身精神及代表世界儿童所做的先驱工作。奥图诺先生可指望纳米比亚继续支持执行其将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权利、保护和扶植置于国际和平议程首要地位的十分重要的责任。

纳米比亚完全同意许多发言者今天在这里讲的大部分话,所以我将不重复这些观点。然而,值得强调几个要点。

本身经历了长期和痛苦解放斗争的纳米比亚认为和平是至关重要和神圣的。我们认为,儿童在任何时候不应充当武装冲突施行者。因此,纳米比亚支持将儿童视为和平区的呼吁。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保证他们最充分地发展其潜力。因此,我们的集体义务是毫无保留地谴责使用儿童兵以及成人在战争区对儿童犯下的所有其它暴行。

为此目的,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中止武装冲突及其根源的方式扭转局势,从而消除儿童的痛苦,包括其作为性奴隶的痛苦。其中主要根源是在发展中国家内令人无法接受的贫困、饥饿和社会-经济落后程度。除了这些发展困难以外,我们现在有最具破坏性后果的种族和宗教战争以及有组织犯罪。整个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工业、民间社会和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有道德义务紧急和坚决地谋求消除这些武装冲突根源的有效方式。

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因通过军火和其它军事硬件,尤其是轻便得可使儿童在武装冲突区使用的小型武器流动,以推动自相残杀冲突的国际军火交易商而加剧。我们必须采取一致行动,确定生产者和使用者两方面的小武器和轻型武器来源,并制止其非法生产和贩运,和向儿童提供。

联合国与会员国通过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区域机制以及在冲突后建设和平和重建阶段的合作必须得到加强、鼓励和充分支持。

会员国稍早对秘书长负责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以及涉及受战争影响儿童的其它国际机构,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的认捐在动员资源以执行现有方案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安全理事会必须在其责任范围内采取适当行动,以加强旨在使冲突各方遵守关于保护武装冲突局势中儿童的普遍接受的规则的所有努力。罗马《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以及最近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禁止和立即消除形式最恶劣的童工的《公约》,使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有了新的武器。

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在我们对武装冲突受害者,特别是儿童的反应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智和公平。如果在涉及儿童的困境时,我们对受害者的人道主义需要所作出的反应不能达到局势的严重性的需要,那就降低了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家庭的尊严和价值。

在非洲,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特别有害,并且持续和普遍存在。该大陆的任何区域都未能避免武装冲突的祸害。我想呼吁联合国会员国为各领头机构提供充分的人道主义援助,以促进儿童士兵的复员、恢复和回归社会。

自从 1996 年大会规定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的任务以来,纳米比亚代表团始终支持这项任务。我们不仅赞扬特别代表迄今为止所作的开拓性工作,而且赞扬他执行任务时表现出的果断精神。我要赞扬秘书长向他提供其所需要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认为,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需要联合国所有有关机构和联合国的合作者之间的协调。我们呼吁保护儿童的所有主要活动者继续将此看作是一项联合努力。

纳米比亚也同意以下看法:国际社会有必要将武装冲突中的征募和参加最低年龄提高到 18 岁。纳米比亚坚持将征募入伍的最低年龄保持在 18 岁。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儿童权利公约议定书》工作组目前的僵局将根据我们在 1990 年作出的共同承诺——“儿童至上”——来解决。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他们在阿尔及尔举行的这个千年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上重申他们决心“为促进儿童的权利和福利而不懈工作”,并重申他们“禁止对儿童一切形式的利用,特别是结束儿童士兵现象的承诺”。在非洲,今年我们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举行了两个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以及杀伤人员地雷的非常重要的会议。

我们呼吁联合国所有机构和其他各方,特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加强他们为在这方面提供一切必要援助而正在作出的努力。作为承担着保护儿童任务的主要机构的儿童基金会如果要对保护世界各地的儿童给予充分注意,就应得到额

外的资源。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儿童能够做儿童的世界,就需要所有主要活动者作出有力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需要每一个人以兼顾整体的、合作性的和忠于职守的方式工作,以确保我们所接受的标准的最终受益人即儿童能够充分享受这些标准。儿童是未来的领导人。

我现在恢复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利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最近几周中非洲所非常关切的问题成为安理会的如此认真的——我们希望是有成果的——的审议的专题,这有它的充分理由。

安全理事会今天对武装冲突中的儿童的悲惨状况的强调不仅是由于安理会对这个问题的长期关切,而且是由于主席先生你对普遍的正义事业和对非洲的事业的个人承诺。它还是由于以下事实:出于对那些遭受痛苦的人的团结精神,你的国家,即我们的姊妹国纳米比亚一贯谋求倡导那些事业,马丁·安贾巴大使在联合国所作的日常工作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我在这里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我想以他的名义,并以非洲国家集团——我在本月即 8 月有幸担任这个集团的主席———的名义,向先生你转达我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衷心祝贺并表达我们对你和你对安理会工作的明智和成功的指导的信心。

我还想借此机会对马来西亚的哈斯米大使慎重和老练的担任了安理会主席表达真诚的敬意。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宣传运动之一中,一个儿童在被问到他长大后希望做什么时回答到:“我想活着”。这个回答一语概括了以某种方式受自然和人为的灾难影响的数以千万计的儿童所遭受的悲剧的严重程度。

我确信,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记得秘书长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一年前在这个会议厅中所引述的可怕的数字。他今天回到这里表达他对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儿童继

续遭受的悲剧的震惊,并提醒我们记住我们的义务和我们在过去所作的承诺。

200 多万儿童被杀,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儿童受伤或终生残废,1 000 万儿童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1 200 万儿童任由命运的摆布,流离失所。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过去十年中。恶梦还在继续,因为最近几年中冲突的数目和激烈程度都增加了,继续使数以千计的儿童夭折,这主要发生在那些在几个冲突地区中作为儿童士兵的 30 万儿童中;但也发生在平民人口中,平民人口现在被列为特别攻击目标,妇女和儿童是暴力的首要受害者;还有一些儿童死于杀伤人员地雷和其他地雷,这些地雷每年杀死和伤残 800 多名儿童。

确实,战争不是一个新近的现象。它就象人类一样古老。战争在历史的所有时期中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并为其利益服务。妇女和儿童一向受男人的奴役,被用作战利品,被投入奴隶市场。但是,儿童从来没有象第三个千年即将来临之际这样被当作目标、被屠杀、被虐待、强奸、支解,他们的无辜与孩提之年的梦想被打碎。这些儿童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的身体受到伤残、心理受到创伤,只能在街道暴力中和贫困中成为孤儿。如果他们能够梦想的话,他们又能想像什么样的未来呢?成千上万的儿童只记得童年时经历的暴行和战斗,不论他们是这些暴行和战斗的行动者还是受害者。他们身不由已地陷入暴力与绝望的循环,不知道根源何在,也无法控制暴力与绝望带来的后果。

我们怎么会遇上这样毫无理智的非人化、这种对生命的恣意亵渎和对我们儿童的暴行?解释有很多,这些解释告诉我们采取何种途径和解决办法一劳永逸地结束电视网所播放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画面。这些电视网在我们面前通过这些画面不加修饰地展示残暴和非人道,仿佛是要让我们感到有罪。

首先,世界上的许多冲突的性质显然是内部冲突,有着强烈的种族或宗教色彩。不是正规军在发动战争;这些军队本来应该强迫人们尊重战争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借以试图制约战争方式,即使人类无情的疯狂变得文明一些的界限。

因此,世界冲突 90%的受害者是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这就毫不令人吃

惊了。究其原因是,这些冲突常常受到小型武器非法贩运的煽动,得到补充,结果欲罢不能,几十年都可能停不下来。尽管作了那么多的声明,呼吁和警告,小型武器的非法贩运在继续发展,使儿童在自己的手中被摧毁,使我们制止冲突的所有努力前功尽弃。

同样,尽管几乎三年前通过了被称作是我们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斗争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的公约,但这种地雷的使用丝毫没有减少。既便是减少了,我们也不会注意到,因为过去埋下的地雷太多了,包括殖民统治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埋下的地雷。在安哥拉、卢旺达、柬埔寨和其他地方,这些地雷每天都在将人们炸死炸伤。

正如奥图诺先生在他去年向安理会提交的第一个报告中所说的,儿童的命运同国际上和地方一级不折不扣的价值观的危机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一级,确立战争界限的文书常常受到破坏。近来以及不是很近的一些事件提供了许多对平民目标、甚至民众进行轰炸的例子,这些轰炸被解释为是必要的,从最好的方面说也只不过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人的生命失去了应有的神圣品质;现在没有什么不能允许的了。这种抛弃文明规范的做法在某些被占领土也很明显,占领国无视国际法,包括第四个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对平民百姓无情地采取最恶劣的暴行。

在地方一级,欠发达和贫困、政治利益和策略压倒一切以及采取格格不入的思维方式的行为模式,常常导致对社会的破坏,打破使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微妙平衡,推翻委托制度和作为这种制度基础的价值观尺度。

但是,这场价值观危机的背后是媒体所传播、有时国家也从事或鼓励的暴力的全球化和淡化团结文化的失败,南方国家极端贫困失去控制,少数富人的极端自私,普罗大众前途未卜,人类的不幸和失望。而这场危机首先是人类的信心危机,即对自己的信心的危机。

由于普遍价值观受到严重侵害,千百万儿童每天面临悲惨命运——不仅仅因为战争才面临这样的命运,联合国必须承担责任和发挥作用。当然,国际社会近年来并未无动于衷,尽管它的努力并没有象局势的严重程度所需要的来得那样勇敢、那样坚决。

这次辩论的举行说明认识在提高,本十年开始时《儿童权利公约》的通过启发了这种认识,当前任择议定书的起草、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命以及去年安全理事会通过声明谴责对儿童的虐待、呼吁各国遵守国际法准则和制订一系列步骤和行动防止儿童成为暴力的受害者,都使这种认识继续发展。

同样,安理会采取了有创新性的步骤,上周就塞拉利昂问题通过的决议第 16 段作了有关儿童的规定。我们希望能够经常采取这样的步骤。

非洲一向支持这样的发展,有时采取主动行动,例如非洲通过了关于儿童权利和福祉问题的《非洲宪章》,经 15 个国家批准后这一宪章即将生效。我们希望这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事实上,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1979 年在蒙罗维亚通过了儿童权利和福祉问题的宣言,十年后又通过了《非洲宪章》,该宪章禁止招募 18 岁以下儿童参战。宪章序言部分指出,由于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殊需要,需要特别关心儿童的健康和儿童的生理、心理、道德和社会发展,需要在自由、尊严和安全的环境下对儿童予以法律保护。

此外,非统组织 1996 年雅温得首脑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指出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是对儿童权利的侵犯,应该被视为战争罪行。

最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三十五次大会 7 月 12 日至 14 日在阿尔及尔举行,通过了三项非常重要的决议处理这一极其敏感问题,这也是所有会员国特别关心的问题。

在关于批准《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的第一项决定中,非统组织迫切呼吁尚未这样做的国家签署和批准这项宪章,并且呼吁成员国在一项协定议定书的框架内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非统组织秘书处一起努力,加快有效地执行公约。

第二项决定涉及今年 4 月 19 日至 22 日在马普托举行的使用儿童兵问题非洲大会,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一项声明,谴责征募儿童当兵,要求把征兵年龄——甚至是自愿参军者的年龄——提高到 18 岁,并主张为复员后的儿童提供身心和社会康复,把他们

重新安置融入社会,以及起诉使用儿童当兵者。

在提及这次会议的阿尔及尔决定中,首脑会议欢迎马普托会议的积极成果。它建议建立一个有关武装冲突中儿童状况问题特别委员会,促请成员国采取和促进禁止招募和使用 18 岁以下儿童兵的准则;并要求非统组织秘书长建立适当机制,启动同这种现象作斗争的进程,以期起草一项有关该问题的国际公约。

在涉及小型武器非法流通和贩运问题的最后那项决定中,阿尔及尔大会欢迎成员国和区域组织就小型武器问题所采取的主动行动,特别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有关小型武器问题的暂停决定、南非销毁多余小型武器和过时武器、以及莫桑比克销毁非法武器等行动。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向受影响的非洲国家提供一切必要援助,以便使它们能够执行方案,解决与小型武器泛滥有关的问题;并且敦促秘书长再次就小型武器的泛滥和非法流通及贩运问题征求成员国的意见,特别是在将要采取的行动方面。

在这一决定中,首脑会议强调小型武器的泛滥及其非法流通和贩运对被招募儿童兵数目的增加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心理创伤的影响,并强调需要遵守《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的规定。它还呼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国为受到小型武器泛滥及其非法流通和贩运影响的儿童的心理社会康复提供援助。

一句话,通过要求遵守有关的国际和区域文书,通过采取必要的切实步骤禁止招募 18 岁以下儿童当兵,以及通过打击小型武器泛滥及其非法贩运的措施,阿尔及尔首脑会议确实已经证明非洲认真打算解决这一问题,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为国际社会其他部分指明了应走的道路。

然而,非洲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受冲突影响的儿童的问题。毫无疑问,今天它已表现出政治意愿。它已决定宣布明年为非洲大陆和平与稳定年,并且几个月来,它一直以勇气和决心承诺解决危害非洲大陆,耗尽非洲的努力和资源的冲突。但显然,它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资源,它也不能独自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有效动员,如果它在整个非洲大陆解决冲突,巩固和平与稳定,以及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经济

的努力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只要赚钱发财的军火贩运在继续,只要对非洲大陆资源的掠夺不停止,只要安全理事会和非统组织执行的制裁被破坏,只要以某种理由或考虑的名义使非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受到侵犯,非洲就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奥拉拉·奥图诺先生的任命振奋了我们大家,即拒绝接受儿童所受到的虐待的国家、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奥图诺先生的前任格拉萨·梅切尔夫人是来自本大陆的一位伟大女性,她温和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揭开了对儿童悲惨命运漠不关心的黑幕。

在安理会举行的有关这一严重问题的第一次辩论上,奥图诺先生提出了可能采取集体行动的若干方向。他还敦促——而且今天他再一次敦促——国际社会,特别是肩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解决儿童所受的悲剧的根源,也就是说,努力预防冲突。

今天问题的实质不是设法纠正,减轻或者减缓冲突对儿童的影响。人道主义援助无论如何必要和值得欢迎,它确实是有限度的,而且可能被滥用。而且它还有被利用于政治或媒体目的的危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有成为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替代的危险——这种情况也已发生过,甚至有被利用成为发展援助的替代的危险,而且常常是这样。

事实上,唯一的真正解决办法是彻底消除冲突的根源,在非洲作为优先事项,解决造成战争的主要根源——即贫困、赤贫和人的痛苦,这些常常是滋生不容忍、仇恨和暴力的土壤,并且努力教育儿童,促进一种和平的文化,以及人民之间的对话和谅解。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希望,8 月 12 日联合国秘书长请捐助国提供价值 5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帮助非洲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的庄严呼吁,能够得到迅速、彻底的回应。事实上,重复秘书长上星期四接受欧洲一份报纸的一次采访中所用的话来说:

> “非洲从未如此需要政治和财务援助。而同样,非洲也从未能比现在更好地利用这种援助。”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肩负起它对非洲的责任。非洲正走在恢复的道路上,而且它

打算在正在建立的新的国际秩序中占有它应有的地位。我们希望,非洲的儿童能象世界其他儿童一样,再次开始梦想有一天他们能够成为教师、医生或农民——一句话,即能够成为世界普通公民。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国和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挪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洪尼希斯坦德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祝贺主席和安理会于上星期五通过第 1260(1999)号决议。这证明了纳米比亚对安理会的英明指导和安理会有能力对一场不仅给一个会员国、塞拉利昂而且给遭到冲突夹击的数千无辜者特别是儿童造成严重后果的冲突作出反应。我们认为该决议、特别是第 6 和第 16 段是在处理具体冲突时如何能够处理冲突中的儿童权利及其保护和改造的重要例子。这显示安全理事会愿意并能够在和平解决进程中明确地考虑儿童的利益和权利,这对我们今后在这一领域的努力是一个好兆头。

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作了详尽的通报。他对目前情况的描述是需要提高认识和采取紧急行动以减轻许多儿童被迫生活在其中的不可接受的状况的最好例子。因此,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再次将这一重要问题列入议程。我们认为这表明,受到冲突影响的儿童的保护和福利正变成安理会持续关切的问题。我们还希望,安理会的审议能够产生一项关于改善目前状况的具体建议的协议。

让我略述我国政府认为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

各国负有首要的责任保护儿童权利和福利。在国家法律体制和措施不足的情况下,各国有责任确保这些不足之处得到纠正,儿童保护和福利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中得到优先重视。

已制订了国际法。如果国际法得到遵守,就有助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基本权利。这方面的国际法包括各项人权文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各项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同样重要的是,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规约》表明,那些征

召或征募 15 岁以下儿童加入国家武装部队或使用儿童积极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可以战犯受到惩罚。挪威支持于 1998 年通过这项重要的新法律文书。减轻武装冲突中儿童困境的重要第一步是所有国家遵守和履行根据这些文书所承担的义务。

征募儿童入伍的做法——包括杀害和致残、性虐待和绑架儿童,更不用提对受害者的次要影响——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行为,必须予以制止。冲突各方还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允许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不受限制地接近受影响人口。它们必须停止故意将平民当作目标作为其战略一部分,并遵守国际公认的准则和标准。应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女童免遭强奸、其他形式的性虐待和基于性别的暴行。

当平民——儿童是其中最脆弱的群体——日益成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时,和平谈判和解决经常不能够具体地解决儿童状况。把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需要看作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可能不仅侵犯他们的权利,而且还可能延长困难地恢复正常冲突后局势的过程。因此,儿童需求应该在和平谈判和条约中明确地、充分地得到处理。

儿童权利和需求还应该在联合国领导的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和活动中得到充分的考虑。

杀伤人员地雷和小型武器在过渡性冲突后局势中造成重大困难,起着破坏稳定和给平民、特别是儿童带来更多痛苦的作用。杀伤人员地雷条约是反对使用和储存此类地雷斗争中的里程碑,并且是就地雷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关键基础。应鼓励各国批准该条约并遵守其各项规定。还正在进行一些国际和区域努力,以处理小型武器问题。挪威积极参加这些努力。我们欢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外交部长在 3 月在巴马科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儿童兵的宣言以及西非禁止小型武器行动计划。我们认为,这些和其他倡议和措施将产生具体结果,以制止过度累积这些武器。

挪威坚决支持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特别代表作为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权利支持者的作用。我们欢迎根据特别代表从有关各方那里争取到的承诺制订苏丹、斯里兰卡、塞拉利昂、哥伦比亚和布隆迪行动方案。然而,这些方案和其他方案的

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联合国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与密切合作。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各有关联合国机构——特别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开发署、仅举几例——需要在发挥其各自作用和开展活动时进行合作和协调,以便在情况需要时对儿童的需求作出有效的反应。

我们欢迎采取主动行动在安理会讨论武装冲突中儿童局势。受冲突影响的儿童保护和福利理应成为安理会议程上的一个永久项目。我们希望,安理会可在一次适当的未来会议上审查有关处理目前局势的有效措施、包括本篇发言中强调的那些措施的进一步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挪威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芬兰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西女士(芬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当安理会今天正就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进行辩论时,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当你说你将在即将担任大会主席期间继续为世界儿童工作时,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你在这方面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

我有幸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同欧洲联盟联系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和联系国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欧洲经济区成员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也赞同这一发言。

在我们的时代,武装冲突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平民而不是士兵。平民百姓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战争工具、盾牌和目标。在平民中,儿童是尤其容易受到伤害的。儿童竟然成为激烈冲突的主要受害者,并竟然进一步直接受到剥削,为作战各当事方的利益效劳。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最近的研究,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的研究表明正在日前增多地使用儿童兵。有几十万儿童兵作为战斗员参加了最近的武装冲突。由于年龄很小,儿童兵蒙受了不相称的苦难。其他一些儿童成为疾病、匮乏、劫持、性虐待和同武装

冲突有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受害者。人体杀伤地雷和小型武器对儿童尤其具有破坏性影响。我们必须制止武装冲突中最弱小群体的儿童的可怕苦难。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对武装冲突局势中侵犯儿童权利的那些人施加一致的政治和外交压力。还应当进一步重视武装冲突中女童的情况,尤其要保护她们免遭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虐待和基于性的暴行。

我们必须确保将充分的资源用于儿童兵的复员和儿童康复方案,将其作为为冲突后局势进行规划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样,我们承认采取行动促进冲突中儿童受害者身体和心理康复和重返社会的重要性。欧洲联盟的政策已经处理了武装冲突中儿童的苦难;在某些特殊情势下,我们更加努力集中于儿童兵的复员和重新溶入社会。

为改善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苦难所作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都要求得到高级别政府和国际的重视。它要求动员公众舆论、它要求各政府和武装反对群体在地面上采取实际行动,它要求各国政府支持各组织的活动。欧洲联盟强调在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相关行动者,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级专员、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秘书长的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代表、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必须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

安全理事会通过 1998 年 6 月 29 日的正式辩论和通过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的一项主席的声明获得通过表达了它对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局势的重视。对此,欧洲联盟表示热烈欢迎。我们期待在这次辩论后通过有关这一主题的一项安理会决议。

我们还希望安理会保持警惕,并继续将这个问题和在具体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其他人权问题继续置于其议程的最前列。欧洲联盟认为,重要的是武装冲突中儿童的处境也应成为秘书长有关个别国家对安理会所作报告的一个部分。同样,在准备有关武装冲突中同儿童有关的主题向安理会作专题报告时,它应当同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行动者磋商。

在一切情况下保护儿童权利的首要责任在于各个国家。我们敦促各国提供必要

的法律框架和行政措施以保护儿童权利,并进一步将可得到人力和财政资源用于实现儿童的权利。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重振保护儿童的国际努力。欧洲联盟支持为实现有关武装冲突局势中儿童的国际法而加强国际人权标准和机制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们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规定使用儿童兵属于战争罪行对于改进对儿童的保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它强调了执行和实施国际法所规定的在武装冲突中征召或部署儿童的现有最低年限的重要性。

必须延长《儿童权利公约》以便对所有儿童提供充分保护。尤其鉴于该公约的十周年,欧洲联盟仍充分承诺实现圆满结束关于儿童介入武装冲突任择议定书草案谈判的目标。我们希望表示我们充分支持工作组主席为此目的所进行的非正式磋商。

作为朝着改进保护儿童所迈出的一步,我们欢迎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禁止和立即采取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公约》。这些童工的形式包括在武装冲突中强迫和强制征兵。

欧洲联盟强调《儿童权利公约》—它几乎得到普遍批准——以及《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特殊重要性。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已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

国际社会的责任是监测和寻求介入冲突的所有各方——政府和非政府——保障在对待儿童方面应遵守国际法有关的规定。欧洲联盟全力支持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工作。并全力支持它在儿童基金会支持下监测在所有缔约国,包括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那些国家中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的任务。不能孤立地促进人权。同样安全理事会也应该处理儿童权利——例如当安全理事会授予一支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以解除战斗员武装、使其复员和溶入社会的任务的时候。我们还建议每当对处理危机进行制裁时,应当评估和监测制裁对儿童的影响,并建议应当以儿童为中心作出人道主义例外安排。

欧洲联盟坚决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发挥的提倡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作用。欧洲联盟还尤其赞赏儿童基金

会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儿童问题上从事的长期工作。儿童基金会广泛、长期地从事实地工作,并拥有能够使之在武装冲突发生前、发生当中和发生后亲临现场并采取行动的全面任务规定。欧洲联盟呼吁所有有关方面继续制定协调的做法,增加合作。

我们全力支持特别代表努力增进了解和动员官方和公众舆论采取行动。我们特别欢迎他亲临处于冲突中的各国家和冲突后的局势。这些都突出了冲突局势中儿童的困难处境。我们赞扬特别代表努力寻求让冲突各方作出具体承诺停止招募儿童,让以前的儿童兵解除武装和重新安置,并确保儿童得到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呼吁有关国家和其他各方针对特别代表实地考察后提出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并重视自已作出的承诺。对于这些承诺的兑现加以监测至关重要。

欧洲联盟还欢迎建立和平和建设和平情况下作出努力将关于儿童问题的一个部分融入冲突后政策中、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早些时候发言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儿童的和平与安全议程”包括了一整套措施,安理会希望在适当时候能够了解到更新了的情况。

大多数地雷受害者是平民。很多是儿童。欧洲联盟全力致力于彻底消除杀伤人员地雷。我们欢迎《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的生效。欧洲联盟继续向许多国家的排雷行动方案提供重大贡献。扩大防雷宣传训练到受地雷影响的地区所有儿童尤其重要。

在导致使用儿童兵情况持续增加的因素中,我们尤其希望强调指出的是过多和不加控制地积聚和传播小型武器和轻武器,半自动步枪很轻,就连 10 岁以下儿童也能携带。这样,儿童成了暴力制造者和受害者。我们欢迎国际、各区域、各国和各次区域作出努力制止过多和破坏性地积聚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欧洲联盟已通过关于小型武器问题联合行动和关于军火出口的行为守则。我们欢迎小型武器问题政府专家小组提出的就小型武器、轻武器和弹药制定解除战斗人员武装的指导原则的建议。

最后,我重申我们全力致力于同联合国各机构一道努力立即满足武装冲突的儿童受害者的需求,以便为复建、重建和发展铺平道路。欧洲联盟希望联合国系统将

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权利、保护和福祉问题置于联合国决策和方案活动的主流中。欧洲联盟继续大力致力于从动员资源和促成持久解决危机两个方面解决世界各地儿童受害者的需求。但是,人道主义努力的同时还需要作出旨在解决冲突的每一步和每一方面的广泛政治努力。因此,应该大力追求实现政治解决这些冲突,以便防止进一步的痛苦和破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芬兰的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孟加拉国的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孟加拉国赞赏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的主动行动。我们尤其感谢纳米比亚在这方面的领导。我尤其高兴的是由你、主席先生、主持今天下午的会议。由你这样富有才智的知名人士主持这次重要会议,我们感到极其荣幸。

今天的会议使安全理事会有机会继续我们去年就同一问题进行的公开辩论,并就武装冲突情况下儿童的权利如何得到最好的保护以及如何将这一问题提请政府和国际上高层次的注意提出看法。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能够有助于有效确定关键行动领域。

上个月,安理会讨论了维持和平与安全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问题。我们中的许多人在那次会议上强调了武装冲突中儿童的各种问题。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没有其他问题能够像冲突中的儿童问题对涉及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问题有着同样的紧迫性和长远影响。安全理事会通过去年的主席声明表示打算认真关注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局势问题。孟加拉国坚信,鉴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至关重要性,安理会现在应该通过一次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适当措辞的决议,从而真正体现安理会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

今天上午,我们听取了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所作的发人深省的发言。正如他所说,武装冲突情况下儿童的困境让我们震惊,也让我们愤怒。当然,自从 1996 年格拉萨 · 梅切尔报告提出以来联合国取得了巨大进展,目前正在通过开

展方案和活动减轻武装冲突情况下儿童的痛苦。我们尤其感谢奥拉拉·奥图诺大使的行动倡议和他在这方面的领导作用,同时鼓励他继续下去。需要加强他的职责以使之卓有成效。我们还鼓励联合国总部不同部门和从事与儿童有关的活动的实地层次的更好的协调。我国代表团期望听到联合国的其他重要行动者的情况。我们对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决定不参加安理会今天的辩论尤其感到失望。

在今天的战斗与冲突中,有关各方经常采取粗暴违反人权与国际法,特别是人道主义法的行动,包括儿童在内的社会中的弱小和脆弱群体很容易成为冲突的无辜受害者。在当今的战争与武装冲突中,侵犯儿童的权利是家常便饭。这已经被正确地称作为现代的“儿童牺牲”。这不仅剥夺了儿童的童年,而且也摧毁了几代人的生产潜力。

我国代表团支持特别代表的呼吁,要求采取具体行动防止冲突局势中儿童的痛苦并使其生活发生可见的变化。我们相信,国际社会有能力一道努力,医治战争给儿童造成的创伤。绝对必须动员起来,对冲突后的局势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儿童的医治和恢复应当是冲突后和平建设方案中的核心内容,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必须把人道主义标准和承诺变为具体帮助受危害儿童的行动。政府应当在其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中纳入有力的保护儿童的内容。我国代表团感到,在武装冲突中,应当把诸如学校等儿童使用的设备当作自由区。需要在各级采取具体行动,使儿童作为和平区的概念成为事实。

孟加拉国赞同特别代表把重点放在采取行动的优先领域中,这些领域涉及儿童参加武装冲突、性虐待和性别暴力、对地雷的认识和儿童受害者的康复、把标准纳入联合国的各项行动,以及制裁对儿童的影响。必须考虑到上学和从事其他活动的需要,以便使儿童过上有结构的生活——不使男孩卷入战斗,不让女孩受到性剥削。

小军火的供应和存在对儿童的福利造成了破坏性影响。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在国际刑事法庭的《规约》中包含了保护儿童的问题,以及战争罪行现在包含招募在 15 岁的法定最低年龄以下的儿童和攻击主要由儿童使用的楼房和地点。《儿童权

利公约》能够为了儿童的最佳利益解决所有这些领域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相信,为儿童的事业服务的最佳方法不只是靠国家采取行动,而是通过在每一个人和每一种活动领域培养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并由所有男女们一起来这样做。和平文化的内容产生于所有人民和社会都尊重和高度尊敬的古老的原则与价值。特别代表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提到了这一点。和平文化的目的是加强人民的权利。它庆祝多样性并提倡谅解与容忍。它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促进发展。我们也相信,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更大的政治努力,通过解决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来解决冲突。作出有效的人道主义反应是必需的,但这不能取代解决冲突的政治意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日本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佐藤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赞扬你为举行本次会议提供的有力的领导和周密的指导。本次会议受到了奥图诺先生今天上午强有力的呼吁的激发,并且得到了许多安全理事会非成员的参加,无疑将有助于表明,国际社会坚决致力于解决一个显然是严重的问题:在武装冲突中危害和虐待儿童。

鉴于武装冲突中虐待和危害儿童的悲剧继续存在,显然现在比以往更加迫切需要作出一致的国际努力,保护儿童,使其免遭武装冲突的有害影响。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欢迎秘书长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迄今为止坚决提倡和有效执行的人道主义任务。最重要的是,他的任务已经导致苏丹、布隆迪、卢旺达和哥伦比亚的冲突各方对保护儿童作出具体的承诺。这是非常值得赞扬和令人宽慰的成就,尽管有关各方所作的承诺必须变为行动。

也必须指出,奥图诺先生的活动不仅说明了儿童的困境,而且也说明了武装冲突的残酷。这使预防冲突的事业又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说服力。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们日本政府将继续支持特别代表的工作,支持他执行使儿童免遭武装暴行的最为人道然而却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奥图诺先生在其报告中正确地指出:

"当今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挑战是如何将现有的标准和承诺化为行动,以切实改变在实地面临危险的儿童的命运。"(A/53/482,第140段)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我们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宣传并积极努力促使有关政府和人民,当然还有冲突各方,认识到使儿童免受武装冲突威胁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归根结蒂,防止武装冲突的暴发和再暴发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欢迎这次机会。我相信,安全理事会把经力放在这一问题上将大大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对当今世界这一最严重问题的关心程度。

就日本而言,我国去年11月担任了题为"儿童和武装冲突"的讲习班东道主,我们得到了特别代表办事处、联合国大学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本委员会的协助。各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联合国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亚太和其他区域的民间社会的领导人为参加这次讲习班而聚集在东京,他们呼吁采取紧急和一致的行动,避免儿童在冲突中成为受害者。

地雷和小军火是我们认为必须从使儿童不受武装冲突影响的角度处理的整个问题。日本赞同在地雷问题上的"无受害者"方案,并为此目的认捐了100亿日元的财政支助,用于从去年开始的五年期扫雷和援助受害者工作。至于小军火问题,我们对小军火问题政府专家小组最近向秘书长提出的报告感到鼓舞。

显然,保护儿童不受冲突影响的最有效方式是防止冲突的一再发生。虽然预防冲突在世界许多地区是最紧迫和困难的事项,但更好地理解冲突期间受害或受虐待儿童的苦难希望有助于使所有有关方面更严肃地致力于预防冲突的事业以及消除地雷和小型武器危险的努力。这使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加倍重要。

日本政府在首相小渊惠三领导下认为必须对付世界今天和将来面临的问题,主要重点放在人类安全上:保护人类的尊严、基本权利和福祉。保护儿童免遭任何危险和虐待是人类安全考虑的核心。

因此,我想再次强调日本政府致力于保护儿童不受冲突影响的事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根据会议稍早时作出的决定,我请瑞士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莫伊雷尔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和贵国采取了举行这次重要辩论的主动行动,并感谢你允许瑞士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作为各项《日内瓦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保存国,瑞士十分重视遵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准则。瑞士谨回顾各项《公约》具有普遍适用性,瑞士强调各国根据第一共同条款尊重和保证尊重各项《日内瓦公约》的责任。不尊重保护易受伤害群体条款的经常是冲突各方,既有国家缔约方也有非国家缔约方。但是,国家的责任是主要的,安全理事会必须考虑到这点并相应采取行动。

儿童在冲突局势中加倍易受伤害。他们可以是在其身心仍在发育时影响其身心的冲突的受害者。政府或武装反政府团体在武装冲突中继续招募和使用不到十八岁的儿童。作为战斗员,这些儿童根据国际法成为正当目标。此外,由于其年龄,他们特别易受灌输或毒品的影响,因此常常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工具。被强迫卖淫,遭到性虐待、侮辱、残酷待遇或经常被绑架或容易被迫流离失所的男童和女童困境尤为令人震惊。

我国谨在这方面强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的主动行动的重要性,并要求冲突各方遵守提出的建议。瑞士已支持并将在未来继续支持特别代表的工作以及有关机构的工作。

极端和使人悲观的暴力形式以及基本价值观念和法律框架的迅速崩溃必须促使我们制订更先进的保护战略。这种战略可以有那些内容。

首先,我们必须加强法律框架和执行机制。瑞士深信,为了保证更好的保护,必须将正规武装部队或武装反政府团体自愿或法定招募直接或间接参加武装冲突的最低年龄提高到 18 岁。这一目标可通过受托拟订《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的工作组正在进行的谈判实现。我国在该工作组先前会议上已经支持提高最低年龄,并将在 2000 年 1 月会议上继续支持它,希望这种法律文书将获得通过。

瑞士还支持了中止使用儿童兵联盟自其 1998 年 6 月在日内瓦成立以来进行的工作。我国感到高兴的是,这组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使之日益可能动员国际社会。瑞士感到高兴的是,马普托和蒙得维的亚会议所通过的宣言支持将征募年龄和参加武装冲突年龄提高到 18 岁。

第二,国际社会愈来愈多的注意力目前集中于 18 岁以下被征募和使用的战斗员重新融入社会。在这方面应继续努力。瑞士深信更好地协调这方面努力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政治、人道主义和发展领域角色拟订联合战略,以避免重叠和设立新的结构。

第三,安全理事会因其特殊管辖权可更明确地支持法律和基本价值观念,每当安理会对冲突各方讲话时,它可回顾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人道主义准则以及人权的适用性。这在人道主义人员进入方面尤为重要。安理会还可鼓励传播国际人道主义法各项规定。

安理会可要求各方在平时和战时不招募 18 岁以下儿童,必要时将这类战斗员复员并重新纳入社会。它可保证其维持和平行动受益于儿童问题专家的知识,这方面可被充分纳入维持和平行动。安理会可经常要求秘书长提供资料、分析和建议以采取支持儿童的行动。它可鼓励联合国各机构和会员国提出特别注重儿童需要的战略、项目和方案。

它可有系统地提请谈判和平协定的各方注意考虑到儿童困境的重要性。更一般地说,它可鼓励各国准备好其武装部队满足特别易受伤害群体,如儿童的特殊需要。最后,安理会本身可不拖延地完成在有目标的制裁方面已进行的努力,以便保证有易受伤害群体的人道主义豁免,儿童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制裁的影响。

瑞士希望在庆祝 1949 年各项《日内瓦公约》五十周年的今年,在第二十七届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会前夕,国际《儿童权利公约》通过十年后,在《渥太华公约》通过后两年,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通过后一年,可以进入保护战争冲突受害者的新阶段。这应通过国际社会迅速达成关于如何最佳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协定的

坚定意愿来实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瑞士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哥斯达黎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尼豪斯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部长先生,我想首先最真诚地祝贺你,并希望你在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和作为纳米比亚外交部长的工作中获得成功。对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来说,看到你担任这样一个崇高和重要的职务是特别令人满意的。

一年前,研究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格拉萨·梅切尔女士向我们报告说,最近有 25 万多儿童作为战斗员参加大约 30 个武装冲突。在那些战争中,200 多万儿童死亡,400 多万致残,100 多万成为孤儿,大约 1 200 万失去家园。

虽然这些数字已足以令人震惊,但毫无疑问,在过去一年中,这些数字又增加了。但是,数字仍然掩盖着现实。很难表达逃离火焰和炸弹的儿童的深刻恐惧。无法描述儿童看到自己的父母被杀死的恐惧心理。难道我们能够想象 400 万残疾儿童的痛苦吗?难道我们能够充分理解被杀死的 200 万儿童的梦想、希望和前景吗?难道我们能够度量如此多的悲伤和失去的如此多的幸福吗?儿童是战争中首先受害的人,是最没有自卫能力的人。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首先,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未成年者参加武装冲突。为此目的,必须普遍宣布,未满 18 岁的人作为战争员或作为武装部队的支助人员参加武装冲突是不能接受的。

所有国家必须保证不招募未成年者。在这方面,必须通过适当的有效措施,以查明新兵和支助人员的年龄。政府必须使那些已经在其武装部队或支助人员中的未成年者复员,并向他们提供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协助,以使他们能够充分和完全的康复,并回归社会。政府当局必须对那些使用、招募或促进未成年者参加武装冲突的人实行惩罚性制裁,并必须保障不会考虑让未成年者进入军事学校或作为武装部队的一部分使用。

关于国内武装冲突,国际社会必须宣布,在反政府的武装部队中使用未成年者是

不可接受的。对这种部队有影响的所有国家和团体必须向他们施加压力,以使他们不再招募未成年者并让已经参加其武装部队或支助人员的未成年者复员。各国政府必须促进从武装部队复员的未成年者重返社会,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和心理帮助。冲突各方必须为被抓获的未成年者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以期确保他们的迅速康复和重返社会。

在国际上,我们必须紧急通过 1989 年的《儿童权利公约》议定书。该议定书目前正在人权委员会工作组进行讨论,他将宣布 18 岁为征招入伍的最低年龄。在纽约对武装冲突对未成年者的影响表示遗憾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在这方面负有特别的责任,并且必须通过在日内瓦支持这项建议来表现其领导作用和承诺。

还有必要通过其他措施来防止儿童成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我们必须确保禁止战争的歧视性办法或作法。对平民人口的任何攻击都是没有理由的、不道德的,并且是明显被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的。同样,必须消除具有滥杀滥伤作用和长期后果的武器的使用。我们特别满意地注意到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迅速生效,这种地雷在中美洲炸死如此多的人。然而,必须紧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使仍然埋在地下的杀伤人员地雷失效。

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范围内,在通过任何制裁制度之前,必须就其对脆弱人口,特别是对儿童的可能影响进行研究。我们必须确保,制裁制度包括将会尽可能减轻对未成年者的有害影响的措施。任何维持和平行动也必须包括经过特别训练以处理未成年者问题的人道主义人员。此外,有必要作出很大努力向武装冲突中的未成年者提供人道主义帮助,因为这是人口中的一个特别脆弱的部分。

综上所述,为了确保武装冲突局势中的未成年者的最起码条件,有必要确保充分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条款和人权。然而,这仅仅是第一步。

我们必须承认,只要存在战争,就不可能使未成年者免受其有害影响。只要存在武装冲突,就会有孤儿,以及流离失所的被伤残的和被杀害的儿童。只要有战争,学校、医院、道路和家庭就会被摧毁。只要有武装冲突,就无法确保未成年者成长为

有价值、有生产力和创造性的人,就无法确保人类发展的最起码条件。

解决武装冲突对未成年者的有害影响问题的真正途径是消灭这些冲突。国际社会必须创造一种真正的和平文化,使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歧以和平和民主的方式在这种文化中得到解决。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对话胜过武器的社会,一个家庭优先于军事路障的社会,一个军队成为多余而国家的投资用于教育、保健和文化的社会。

今天,我们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通过解决武装冲突中儿童处境的有效措施。在这方面,我们特别重视秘书长,特别是他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所进行的工作。

哥斯达黎加相信,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采取的行动将继续表达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必要意志。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大韩民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李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和安贾巴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深切感谢你们主动主持这场有关儿童和武装冲突重要问题的公开辩论。我特别荣幸参加由阁下你纳米比亚外交部长主持的这次辩论。

我国代表团欢迎今天的会议,因为它是在去年 6 月安理会就同一问题的辩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及时努力。我也注意到,这次会议是促进安理会工作透明度的又一步骤。我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奥拉拉·奥图诺大使使人了解情况和令人鼓舞的发言。

冷战结束将近十年后,狂暴的民族冲突仍在国家边界内继续进行,造成重大人命损失,特别是对儿童而言,他们是社会最易受损害的成员。鉴于奥图诺先生一再提出的惊人数据,儿童仍在武装冲突局势中遭受无法言表的痛苦和虐待。这些残酷的现实不幸给纪念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重要国际文书——1949 年各项《日内瓦公约》和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生效周年纪念的意义蒙上阴影。在我们庆祝这些文书时,我们必须利用这一难得机会,重新点燃我们对在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与儿童福利的承诺。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去年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提供了对若

干项具体针对儿童的罪行的司法管辖权。

同以往一样,奥图诺大使今天又在安理会上作了一个深刻、发人深省的发言,谈到一系列重要问题。正如《纽约时报》 8 月 8 日报道,奥图诺大使的活动正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向奥图诺大使及其办事处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不知疲倦的努力,推进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事业,感谢他们迄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也要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该领域的其他机构所做的工作。

我们强烈促请安全理事会继续更多地参与这一问题。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欢迎安理会今天通过一份决议草案,赞成奥图诺先生的报告和他的发言中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我们希望,这份决议草案将成为安理会在今后数月中进一步采取行动的一个坚实基础。

此外,让我谈几点我们认为应该得到国际社会迫切重视和采取行动的问题。第一,我国代表团认为,儿童兵的问题是今天这一议题中最棘手的一部分,应该立即得到解决。从最近冲突中得到的教训已表明,儿童兵的问题需要全面解决,其中包括从维持和平到冲突后缔造和平的活动。

解除儿童兵的武装并使他们不再重新武装,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发挥更为主动的作用,确保同维持和平行动早期规划阶段就开始处理长期改造儿童兵的问题。

第二,我国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是,必须扩大和加强机构安全网以防止征募儿童兵的做法,因为征募儿童兵增加他们成为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机会。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国际社会普遍承认需要提高现有的法律标准。我们注意到,联合国已带头,在去年宣布单方面决定不从会员国那里征募 18 岁以下的维持和平者。

更者,《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工作组一直在考虑提高征募士兵的最低年龄。我们希望工作组应尽早提出联合国多数会员国能接受的切实建议。

第三,我们认为,为了防止使用儿童兵,安全理事会应该警惕防止被实际或潜在冲

突地区提供小武装和轻武器。小武器被认为体力上最适宜儿童兵使用,他们只能携带轻武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理会正在进行的努力,加强对已经实行的武器禁运的有效执行。适当地监督和有效地执行武器的必要性再强调也不过分。

最后,我要欢迎秘书长最近有关联合国部队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问题的公报,该公报在最近各项《日内瓦公约》五十周年之际发表并生效。该公报规定了适用联合国指挥和管制下部队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和规则,规定了联合国部队在作业时必须特别尊重和保护儿童。我们希望这份公报也能成为冲突局势中所有各方效仿的一个榜样。

既然儿童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我们就都有特别义务支持和保护他们免受冲突的罪恶。儿童往往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必须参与冲突,蒙受冲突的苦难。鉴于他们那么信任和依靠成人作为他们的保护者,我们成人绝不能背叛他们的信任,而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适合他们安全与福利的环境。我国代表团愿重申,大韩民国坚决承诺继续为国际社会为冲突局势中的儿童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更好的环境的努力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大韩民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沙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让我感谢纳米比亚代表团提供机会,让所有会员国能通过一次公开辩论,就这一重要问题交换意见。部长先生,你主持这次会议,我们感到荣幸。

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报告员的积极努力以及格拉萨·梅切尔女士的历史性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武装冲突中儿童问题的严重程度和性质,我们对此非常感激。我们支持特别代表的人道主义外交活动。

在过去,为了证明一个残暴的观点,或者在庆祝胜利之时,或者在夺取一个城市或城堡时,会屠杀无辜者。然而,正如梅切尔女士指出,多数部落战争是成人之间进行的,有严格的守则,在这些战争中,杀害儿童是禁忌。在这个声称启蒙的世纪,全面战争概念侵蚀了这些禁忌,这个概念不区分平民和士兵,不区分成年人和儿童,没有任何良知

的人不负责任地利用和制造冲突局势,也侵蚀了这些禁忌。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集中营,儿童和妇女死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加区分地进行的空袭中,死亡最多的也是儿童和妇女。未受保护的人当然也是最脆弱的人。使一代人对疯狂战争刻骨铭心的是一个小女孩被汽油弹燃烧着,恐怖地奔跑着。那些挥舞着最大权力的人应该最清楚,本世纪使用的战争系统以及进行这些战争的工具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在所有冲突中,传统的限制会被削弱或抛弃,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也会增加。

我们的讨论是在大会《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接近二十五周年之际进行的,是在我们即将进行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各项目标十年的回顾之际进行的。至少在武装冲突对儿童影响方面,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统计数字使人震惊:200 多万人死亡;100 多万人成为孤儿;600 多万人受到严重伤害或永久伤残;1 200 万人无家可归;以及 1 000 万人心灵受到严重创伤。除这些数字外,无数的女童受到性暴力的恐怖和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过去十年内发生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悲剧仍在继续。儿童是天真和信任的象征,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我们不仅没有能力保护儿童,而且残酷地背叛和利用了儿童的天真,这是特别具有悲剧性的。

面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协商并且努力开展若干行动。第一,不得招募儿童进行战争;民主政府不招募儿童。在某些国家,允许 18 岁以下人士自愿当兵,但不允许部署他们;而且被招募的人受到训练,在服役期间,根据战争法律为其国家服务,在服役之后,自动过渡到平民生活。但真正的罪犯、也就是非国家方面——武装叛乱分子、暴乱团伙和恐怖主义组织——并不是这样,这些方面招募儿童,而且往往是强制招募儿童,因为儿童有可塑性,不知道危险,因此容易作为残酷暴力的工具。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恐怖主义分子和叛乱分子招募和利用儿童的问题。

这确实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恐怖主义分子和其他这类人士根本无视人道主义法律,无视国际标准和地方行为准则。显然,在将这些邪恶势力绳之以法方面,安理会与任何其他机构一样都无能为力。令人遗憾的是,在恐怖主义对全球所造成威胁问题上进行的国际合作或者不存在,或者不够。恐怖主义也许是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

开放的民主社会安全的最邪恶和最严重威胁,但毫无疑问,安理会没有正视这个问题。然而,虽然这个全球性问题急需得到重视,但安理会必须考虑用什么方法阻止恐怖主义分子和军伐在武装冲突中利用儿童。这些团伙往往得到国家的赞助,没有这些支持,这些团伙就不能生存。安理会应该对这种现象采取适当行动,这是正确的方法。

请允许我指出,虽然原则上我们支持特别代表的人道主义外交,其目的是更好地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但必须非常谨慎,以保证这项工作不会无意中使那些使用暴力颠覆或挑战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恐怖主义分子、罪犯和其他人得到合法性。虽然他可能有必要与这些人进行交涉,但这不应该使这些人获得谈判伙伴的地位或尊严,尤其是因为这些人企图以暴力破坏政府。

另一个需要铭记的问题是接近处于困境中人民的问题。包括特别代表在内的人士经常建议,国际社会需要坚持能够接近这些人。我们理解提出这项要求的原因。然而,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上星期较晚的时候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它最坚定地相信,根据现行的一般国际法,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特别是通过威胁或使用武力手段进行这种干涉的所谓义务和权利在法理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此,不能被看作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庄严载入的强制法原则的借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铭记。

第二,不得向儿童灌输战斗概念,或进行战斗培训。令我们遗憾的是,在我们周围,包括自己的地区,一些学校和神学院被利用向年轻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灌输仇恨和不容恕的消极思想,然后,这些年轻人被送往阿富汗和其他地方充作炮灰。那些幸存的人没有什么其他技能。阻止教育机构被滥用,将可以阻止招募儿童成为雇佣兵——-他们的生活还没开始就已经被破坏或毁灭。

第三,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贩运往往挑起并且维持冲突,必须控制这种贩运活动。梅切尔女士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现代小型武器确实是小型和轻型的,儿童容易使用这些武器。武装冲突的战斗人员中有 30 万 16 岁以下儿童,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利用走私到他们控制者手上的武器进行战斗的。大会对如何解决这个基本问题

已经进行了若干年的审议;大会急需考虑如何阻止非法武器的流通。

许多受到武装冲突影响和创伤的儿童给后代蒙上一层长长的阴影。但是较为悄悄地但不容更变地,最贫穷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边际化正使数亿儿童的童年成为那种很可能使他们成为明天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明天解决方法的一部分的童年。四年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儿童状况》报告说得非常好:

“对发展中世界最贫穷村庄和城市贫民区的数百万家庭来说,他们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每天造成的后果是,他们不能把足够的食物放在餐桌上,不能维持一个适合居住的家,不能象样地打扮自己,不能保护健康和力气,不能使子女上学。在这些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人陷入贫困和绝望。”

我们需要处理这种更广泛的情况,这种甚至比武装冲突夺走更多生命并且经常为新的暴力循环铺平道路的贫困和绝望。不幸的是,这并不引起国际媒介的注意,它也不能够成为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进行的讨论中,我们需要确保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并且不忽视我们所面临的并且构成全球挑战的更大紧急情况。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向宣传这些广泛的关切问题。在这一框架内,儿童基金会就格拉萨·梅切尔的研究报告采取了广泛的后续行动。儿童基金会在制止使用儿童兵、限制制裁对儿童的影响以及为冲突中的儿童和妇女提供更好的保护和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应得到我们的承认。我们特别赞扬儿童基金会在为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印度为这项努力作出了贡献。正如梅切尔女士指出的,对阿富汗和安哥拉冲突报道的很少。我们还赞赏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困难的情况下并经常在其工作人员冒着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所做的出色工作。

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于今年 2 月 12 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应得到紧急审议。我们认为,安理会应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可行的”并属于其授权范围的项目,侧重于那些在冲突中或冲突后可能影响儿童利益的行动。其中最重要的行动当然是制裁,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强烈要求的那样,不应该在没有强制性、立即的、可实施的人道主义豁免的情况下实行制裁。儿童基金会关于伊拉克儿

童状况的报告就是这种情况,在伊拉克,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在安全理事会制裁制度下付之东流。在受到全面制裁中国家对儿童营养不良以及对儿童和产妇死亡率和文盲造成的极端影响必须得到处理。这是属于安全理事会权限范围内的事情,并将有助于减轻儿童的痛苦,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冲突局势渡过了整个童年。

安全理事会还应该确保它所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应促进儿童福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特别代表正与维持和平行动部协调其工作。我们还注意到,秘书长最近发表了一项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情况的简报。这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发展,因为发生了一些事件,一些特遣队被指控虐待他们作为和平部队部署的所在国人口中的儿童。

我们还同意儿童的需要应成为冲突后建设和平的核心。我们承认需要进行特别努力,以消除对参加武装冲突或成为武装冲突受害者的儿童的心理造成的伤害。甚至在冲突期间,象“安宁日”这样的为儿童提供豁免的行动可能带来一些宽慰。国际社会在这些方面采取的行动将根据其各自理事会的授权,由联合国各基金会和方案、联合国各机构或布雷顿森林机构领导。

尽管安全理事会能够在它就维持和平行动、武装冲突局势和它所实行的制裁作出的决定中保护儿童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个问题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因此超越安全理事会的授权。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是全面审查这一全球问题的正确论坛,我们相信这两个机构将继续处理许多所涉及的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葡萄牙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蒙泰罗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非常高兴地看到你回到你非常了解的本组织工作。安全理事会今天能够受益于你特殊的专门知识,我相信,大会也将在今后几个月受益于你的领导能力。还请允许我就安贾巴大使和贵国代表团极为出色地主持本月份安理会工作,特别是组织这场公开辩论向你表示祝贺。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今天在这里出席一个由纳米比亚主持的关于我国代表团特

别重视的问题的会议确实是一种荣幸。你们可能记得,去年 6 月在葡萄牙担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就这一非常重要的议题举行了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可参加的安理会辩论,因此,我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感到特别高兴。让我也强调,葡萄牙完全赞同欧洲联盟主席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

格拉萨·梅切尔在于 1996 年向大会提交的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的报告中向国际社会揭露了全世界武装冲突儿童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的程度。对这一灾祸的痛苦认识促使联合国会员国责成秘书长提名一位儿童与武装冲突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大使,他所起的作用必须受到赞扬,我要对他今天光临表示欢迎。我赞扬他积极地执行其任务。他为提高世界范围的认识和动员官方和公众舆论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所作的努力正取得明显的结果。他最近对非洲——苏丹、布隆迪和卢旺达——以及对哥伦比亚进行的访问,以及他的科索沃儿童特别行动议程具体地表明如何将儿童保护和福利列入和平议程。

我欢迎他本月晚些时间向塞拉利昂派出特派团的打算,我希望能对该国引人注目的儿童的情势尽快做出协调一致的反映。作为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之友小组的一名成员,我谨重申葡萄牙支持奥拉拉·奥图诺及其小组的工作。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奥图诺大使今天宣布的一整套重要建议的有力支持,这些建议将为儿童成为和平区的概念充分具体化铺平道路。

自从去年发表主席声明以来,安全理事会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在那时,安理会着重提出了一些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对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和采取进一步行动今天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让我忆及我国代表团继续充分承诺的这些因素中的一些:谴责在武装冲突中将儿童作为目标,包括违反国际法在敌对行动中征召和使用儿童;必须考虑对苦难中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和援助的手段;必须努力解除儿童兵的武装,使他们复员,并使致残或受到其他创伤的儿童重新返回社会;必须支持和促进着眼于儿童的排雷和防雷宣传方案,以及以儿童为中心的身体和社会康复方案,以及

为参加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活动的人员提供有关儿童的需求、利益和权利以及对他们进行治疗和保护的专门培训的重要性。

去年的主席声明是提高人们认识这些关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相关性的第一步。自那时以来,安全理事会始终不断积极地跟踪着这个问题。

在这方面,我谨强调安理会打算密切跟踪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情势,尤其是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并同相关的方案、基金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定期保持适当的接触。这些首先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它已经做出引人注目的努力使我们警觉这个问题的规模和促进旨在对付这个问题的行动。儿童基金会通过在受到武装冲突影响各国国家级别的具体活动已经设法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果。仅举一例,在安哥拉这个受到战争破坏的国家中,它通过谈判达成临时停火,让儿童受到接种和提供重要的生命维持系统。在其他情势中,儿童基金会继续为将被派到维持和平行动的联合国人员提供有关儿童保护、性别、人道主义原则和儿童兵复员的培训,最近东帝汶的情况便是如此。

但是还有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道主义援助协调厅和联合国秘书处其他部门以及国际财政机构——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我国代表团认为需要做出全球努力。各国、联合国机构和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的人道主义组织应该把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下,尤其是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对儿童权利的尊重列为优先事项。

同样,我谨赞扬安理会不断关心这些主题,并突出加拿大福勒大使采取主动行动,在 2 月份组织了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的一次公开辩论。在辩论中,对儿童的影响自然构成了注意力的中心。

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女士在那一场合所作的发言,尤其是她称之为“儿童和平与安全的议程”的说法特别打动了我,我们认为其要素应该指导所有国家和组织在这一共同目标中的行动。

我国代表团期待秘书长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下一份报告,预期它将在下

月发表,它肯定会包括关于保护儿童的一个章节。

已经具有确保完成这一共同目标的基本法律框架,它将继续得到国际社会引人注目和热情的遵守。

首先是《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几乎获得普遍批准——它是在其条款中包括在战争和冲突时保护儿童的人道主义法的第一部公约——这清楚地显示了国际社会实现这一目标的意愿。公约确立了各国保护儿童权利的普遍决心的标准,但是与此同时它所反映的一个理想的世界仍然同现实相距甚远。在如此众多的国家做出的这一承诺同现实,尤其包括参加武装冲突或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那些国家,两者之间存在着距离,我们必须找出办法来弥合这一距离。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特殊作用。它必须保持警惕和积极,敦促和帮助有关各当事方遵守根据该公约和其他国际法文书所自由承担的义务。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是国际社会决心保护武装冲突严重罪行的受害者的又一榜样。葡萄牙是该规约缔约国,它认识到这项国际文书的必要性,现在正经历批准的必要进程。该规约的大量签署国和日益增多的批准国的数目令人鼓舞,并使我们确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法院将会设立和准备帮助将对平民,包括其中最脆弱的人:妇女和儿童所犯下严重罪行的那些人绳之以法。勿庸强调,如规约所授权,安理会在这方面也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席先生,我国政府再次感谢你采取主动行动举办这次公开辩论,并欢迎安全理事会有机会将儿童作为其议程上的一项明确的主要关切。但是我们也鼓励安理会作出一切必要努力,实现对儿童的有效保护。为此目的,并为确保对公开辩论采取有效后续行动,重要的是在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活动中,包括在具体国家情势下实现和促进儿童权利的情势成为主流。同样,我们强烈认为,在未来如果秘书长对安理会的报告包括有关这个问题的相关材料,那将是十分有用的;我想奥拉拉·奥图诺先生今天上午已经强调了这一方面。安全理事会还应特别重视保护和尊重儿童的权利,即,通过它授予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行动的任务来进行。

最后,在就专题和同国家有关的问题进行辩论时,十分重要的是,安理会应越来越多地寻求联合国各相关机构的看法。由于它们具有行动经验,它们肯定能使丰富辩论,并贯穿在安全理事会将要通过的决定之中,它们同时又是支持执行所做决定的主要同盟者。

我谨再次强调,如我刚才所说,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继续更多地重视儿童和武装冲突的问题,确保对去年的主席声明并对今天晚些时候将获得通过的决议草案采取后续行动。在这样做的时候,同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和联合国各相关的机构、方案和基金会保持十分密切的合作,这将是必不可少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葡萄牙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拉克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哈桑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和荣幸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公开会议。我们感谢你和纳米比亚代表团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采取召开这次会议的主动行动。我们希望公开会议上各国表示的看法能够打破这一重要问题上沉默的局面。

我们还感谢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及其执行主任贝拉米女士为保护儿童所作的艰苦努力。

保护武装冲突情况下的儿童问题是创立联合国以免后世再遭战祸和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的宗旨的核心。国际社会通过了许多旨在特别是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实现儿童的保护和福祉的立法,例如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及其 1977 年议定书。令人遗憾的是,立法并没有得到执行。

我们认为让儿童成为和平区的认真的进展来自一个更全面的目标:通过驾驶国际社会解决冲突根源的努力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和平与繁荣区。这些根源首先是贫困和日益恶化的社会经济局势,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这种局势,并在全球化经济中使北南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北方垄断了权威、权力、金钱和高技术,使南方国家只拥有作为暴力和冲突温床的灾困、文盲、饥饿、失业和不容忍。

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一问题不应降低代表联合国所有成员的机构的大会的职能和看法。由于其结构和当前的均势,安全理事会无法提出创新性解决办法。自 1998 年 6 月 28 日就此问题发表主席声明以来,安理会的所作所为只是给人以不真实的希望。安全理事会本身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谚语有云:首先,拿不出来的东西是无法给人的。例如,安理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坚持继续对伊拉克实行全面的制裁。正如儿童基金会最近的报告表明的,这些制裁造成 50 万五岁以下伊拉克儿童的死亡。制裁也是伊拉克其他群体、特别是妇女和老年人中 100 多万人死亡的原因。然而,罪行仍在继续。

这种情况使制裁实际上成为与武装冲突的威胁相同的东西。这就是《宪章》规定的制裁的目的吗?绝对不是。

根据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统计数字——其中一些统计数字载于阿莫林大使 1999 年 3 月 30 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在对伊拉克实行制裁之前伊拉克成功实现了超过本地区国家和总的而言发展中国家平均发展指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1974 至 198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是 10.4%。在制裁实施之前,伊拉克拥有本地区最高人均营养食品保存量。我国 97%的城市人口和 78%的农村人口充分享有医疗保健。伊拉克政府在教育和扫盲方面进行了巨大的投入,成功地实现了小学义务教育的原则。

1990 年 8 月 6 日对伊拉克实行了全面的制裁。以各种标准来看,这些制裁是对伊拉克人民的一种集体惩罚。正如阿莫林大使上述报告中描述的,这些制裁把一个相对繁荣的伊拉克变成了一个全面贫困的伊拉克。这种情况对儿童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因为儿童是这些制裁的主要受害者。婴儿死亡率上升,高居世界之首。严重的营养不良影响着伊拉克四分之一以上的儿童。今天,伊拉克仅有 41%的人口拥有可饮用的水。83%的伊拉克学校需要大修。

1999 年 8 月 12 日发表的儿童基金会报告刊载了 1999 年 2 月至 5 月期间对伊拉克儿童死亡率进行的实地考察的结果,该报告揭露了制裁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在现场对24 000个家庭进行的调查表明,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增加了一倍,从1984至1989年的每1 000个活产中的56个增加到1994至1999年的每1 000个活产中的131个。在同一时期婴儿死亡率也从每1 000个活产中的47个增加到108个。产妇死亡率上升到每10万个活产中有294个。

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如果没有对伊拉克实施全面的制裁,本来可以避免从1991至1998年的50多万五岁以下伊拉克儿童的死亡。

上述数字清楚地表明,通过实施制裁,正在对伊拉克儿童犯下种族灭绝罪,这一罪行是同另一个同样恐怖的罪行一起发生的:美国和联合王国在1991年侵犯伊拉克时使用了贫化铀。在使用贫化铀的第一年,这些放射性炮弹导致5万个伊拉克儿童死亡,这些儿童接受了这种武器释放出来的致命剂量的放射物。伊拉克儿童继续生血癌和其他种类的癌症。由于使用这一武器,新生儿受到伤害。这一放射剂的寿命是55亿年——相当于地球的年龄。

此外,由于自从1991年对伊拉克非法实行的禁飞区,伊拉克儿童正在受难。禁飞区的实施和英国及美国飞机在伊拉克城市的村庄上空25万多次的飞行使伊拉克儿童胆战心惊。美国的智能炸弹有时候以他们为目标。还有什么比这样做更加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安全理事会怎能忽视美国和英国以安理会的名义超出安理会的授权所犯下的罪行?

顺便提一下,在安全理事会审议保护儿童问题的几天前,儿童基金会发表了突出安理会作用的报告。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必须解决这一严重局势,并且根据《宪章》认真地负起责任。

美国大大冒犯了联合国,把它当作对伊拉克及其儿童实行种族灭绝的工具。没有任何人比国务院发言人詹姆斯·鲁宾更加蔑视联合国,他在1996年8月举行的民主党大会上宣布,联合国只能做美国让它做的事,也没有人能够超过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他在1995年6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加强联合国并不是出于对多边主义不切实际的承诺,而是冷静地认识到联合国作为实行美国领导的工具的作用。

请允许我们回顾,美国行政当局对以安全理事会的名义谋杀伊拉克儿童感到骄傲。

在 1996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采访中,美国国务卿被问到有关 50 万伊拉克儿童死亡的报导,这比在广岛死去的儿童还要多。这一代价是否太高?奥尔布赖特夫人说她认为这是很难作出的选择,但这是值得的。

那些认为取消制裁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的人必须面对一个无懈可击的事实,这就是继续实行制裁只能意味着继续犯下种族灭绝罪,并且在制裁制度中作任何表面的修改都不会停止伊拉克人道主义局势的恶化。除了取消制裁之外没有实际、合法或合符道德的替代方法,根本没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伊拉克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斯洛伐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汤姆卡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你在安全理事会召开有关儿童和武装冲突的第二次公开辩论。主席先生,你作为纳米比亚外交部长主持本次公开辩论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议题的重要性。

斯洛伐克赞同芬兰代表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现在请允许我再提出一些看法。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复杂的,应当作为一个全面方法的组成部分加以解决。该问题有着同样重要的道德、政治、军事、法律、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方面。

专家们估计,在全世界大约 50 个国家里的儿童正在受到冲突及其后果的影响。今天,冲突中将近 90%的受害者是平民,其中包括大量儿童和妇女。尤其在过去十年中,冲突的性质发生了深远变化。许多冲突的形式是具有灾难性人道主义影响的国内派别暴力、内乱和种族冲突。非正规武装团体、民兵、外国雇佣军、罪犯和其它不了解或不尊重国际法规则的各种团体使局势甚至更为困难。此外,通常的问题是对这些团体的政治控制,地方指挥官除对自己外不对任何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中,战斗员有意阻碍对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其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平民,常常是儿童,是

战争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其工具。据估计,全世界多达 30 万儿童直接卷入冲突——作为士兵,搬运工而且经常作为通用奴隶——违反国际条约。儿童被征招或被欺骗自愿当兵,有时被卖给军队和游击队。

国际社会必须保证以儿童为目标的人不会不遭惩罚。主要的问题是各国未能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绳之以法。结果是公然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继续不受惩罚的有罪无罚文化发展了。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一段时间来认识到大规模侵犯人道主义法可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几个国际条约是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极为牢固的框架。它们包括各项《日内瓦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以及《儿童权利公约》。我们欢迎更新现有法律文书并加强人权标准的努力,如以通过一项《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将招募和参加敌对行动的活动年龄提高到 18 岁。此外,设立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特设法庭和去年决定设立永久国际刑事法院是旨在保证违反国际法的人对其行为负责的其它重大事项发展。斯洛伐克作为一些想法一致国家的一员,主张《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纳入将招募儿童并使其参加敌对行动定为战争罪的条款。

此时,我们认为发表秘书长关于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有关人员的准则十分及时。1999 年 8 月 12 日在各项《日内瓦公约》五十周年生效的这些准则旨在保证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者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范。第 7.4 和 8(f)款项与我们目前的议题特别有关。

没有有效率监测和实施机制的法律文书逐渐失去其规范作用。我们同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夫人的看法,她在最近各项《日内瓦公约》通过五十周年时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今天需要的不是制订新法律,而是执行已经存在的法律。的确,这方面仍需要做许多工作。例如,虽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 1949 年各项《日内瓦公约》缔约国,并非所有国家批准或加入了各项《附加议定书》或有关人权和难民的基本国际文书。迄今只有四个国家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还需要 56 个国家批准,《规约》才能生效。

各国政府不仅应被鼓励批准有关国际条约并将其纳入国家法律,而且应保证充分执行它们已作出的承诺,并将非法招募儿童和其它严重破坏有关法律的负责者绳之以法。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及区域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应作出一致努力,主要通过个人刑事责任的原则迫使非国家行为者遵守国际法。

促进全世界范围暴力和肆意杀戮的文化以及将枪支交给儿童的重要因素是小型武器贸易兴隆。这类武器扩散使幼儿可成为暴力肇事者。显然,如果没有持续的军火和弹药流动,世界上许多地方一些冲突无法持久。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叛乱团体正在将巨额资金用于军火,从而使自己的国家贫穷而且剥夺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的基本需要。安全理事会应探讨可使用的所有方式方法,确保军火禁运一旦确立得到有效执行。

因为非洲受害于违反安全理事会制裁的军火转让和贩运所加剧的许多冲突,所以我们赞扬根据第 864(1993)号决议设立的有关安哥拉局势安全理事会委员会主席福勒大使的努力。他的坚定对策及最近对几个非洲和欧洲国家的访问证明各制裁委员会应积极参加保证所有有关行为者—政府、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私人公司和舆论领导人——一致努力查明军火流入冲突区的来源并切断武装部队和叛乱团体的支援,从而消除其进行战争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能力。

此外,经济制裁应防止战争罪犯享受其罪恶的果实,而不伤害无辜妇女和儿童。目标明确的制裁可产生真正的影响,而无需给人口最易受伤害群体、儿童造成无法忍受的人道主义后果。秘书长关于非洲问题的报告所载的想法—对侵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肇事者实施有单独目标的制裁应使这些人对其受害者负财政责任的想法—值得充分注意。

我们面前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经济方面,因为贫穷有助于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儿童并使其参加。因种族冲突而陷于贫困的家庭有时甚至将儿童卖给军队和游击队。安全理事会在授权维持和平特派团和设计建设和平方案时应考虑到这一问题的脆弱性,使任务照顾到个别冲突的具体情况。应特别注意儿童战斗员复员和社会

重新融入方案,其心理恢复、流离失所和难民儿童返回以及恢复获得保健、食品和教育的机会。在这方面,我必须强调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方案和基金在协调这方面有关非政府和人道主义组织的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洛伐克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富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哈迪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对你今天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的方式表示祝贺。我们高兴地看到象你这样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主持这个会议。我向你的国家表示祝贺。在我对温得和克的一次访问期间,我亲眼看到你的同胞为纳米比亚的进步而作出的努力,并同时充分认识到他们是联合国的一部分。我们还感谢安贾巴大使在联合国中所作出的非常宝贵的努力。

我们对奥拉拉 · 奥图诺大使的话印象深刻,这些话反映了他所做的非常值得赞扬的工作。他为了执行自己的任务,不仅访问了如此多的国家和在很多大陆上广泛旅行,而且把他对人类的全部爱心转化为行动。

我借此机会对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以及对秘书长科菲 · 安南先生阁下表示感谢。秘书长上个星期二强烈谴责了由于巴基斯坦-塔利班部队在喀布尔以北发动的最新攻势,而使阿富汗平民被迫流离失所。他说,他对关于有少年人参与战斗的报道感到关切。秘书长还对关于年龄只有 14 岁的学生卷入战斗的报道深表关切,并呼吁遵守《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禁止使用儿童士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已敦促避免征募 18 岁以下的儿童并使他们参与战争,正如儿童基金会驻阿富汗代表路易-乔治 · 阿瑟诺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的那样。联合国阿富汗协调员布罗奈茨 · 希诺尔斯基先生说过,在喀布尔有大约 3 万到 4 万流离失所者。此外,由于塔利班最近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在阿富汗北部有 20 多万新的流离失所者。阿瑟诺先生还说,在过去两周中,塔利班访问了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并成功地征募和送走数以千计的学生。

正如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国家成员现在所熟知的那样,阿富汗自从在 1992 年

作为阿富汗伊斯兰国成立以来,再次成为邻国强加的不宣布的冲突的受害者,这个事件中邻国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目标继续是通过确保在阿富汗建立一个顺从的政权来获得空间,或者象他们的官员所称的那样“战略纵深”。这种设想使我们想起四十年代的纳粹的“生存空间”政策,当时广泛进行了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在我国继续进行的这种卷入儿童的冲突给已经遭受战火的阿富汗人民带来巨大痛苦、造成广泛的破坏、贫困和苦难。

该冲突的灾难性方面之一是,儿童成为受害者。各类儿童受到并继续遭受武装冲突的影响,这些儿童包括儿童士兵、流离失所儿童、难民儿童、举目无亲的未成年者、被贩运和出卖的儿童、色情剥削和虐待的儿童受害者、受民族清洗政策影响的儿童、屠杀中幸存的儿童、失去父母、被遗弃或与家庭分散的儿童、由于战争而遭受精神创伤的儿童、儿童乞丐、地雷的儿童受害者、以及很多其他受害者。这些类别的儿童是阿富汗的战争与冲突的遗产。塔利班在 1994 年的出现和他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这场冲突中造成了一个新的层面。他们的军事行动是由称为军种间情报局的巴基斯坦军事情报部门组织和资助的,并由巴基斯坦军事人员的参与,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阿拉伯人和数以千计的巴基斯坦极端主义分子和来自巴基斯坦学校的所谓宗教学生的参与,所有这些人都是武装的。目前冲突的主要特点是民族歧视、宗教不宽容和极端主义。这场冲突被谬误地称为圣战,而穆斯林对穆斯林的圣战是前所未闻的。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在它过去三年中在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发言中为我们提示了巴基斯坦的冒险政策的危险性以及它的军事人员和它的极端主义组织的成员在阿富汗的卷入。这是对中亚和南亚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尽管巴基斯坦在六加二集团 1999 年 7 月 19 日的塔什干会议上作出承诺,——参加国在会议上同意停止对阿富汗的任何一方提供军事支持并防止将他们的领土用于军事目的——巴基斯坦的军种间情报部在 7 月 28 日指挥和发动了经过充分准备的全面攻势,对沙马利平原的平民人口进行攻击。尽管巴基斯坦和塔利班随后遭受失败,他们野蛮地继续执行有计

划的、普遍和系统的民族清洗、种族灭绝运动和焦土政策。

广泛使用集束炸弹;村庄被铲平和焚烧;数百平民被屠杀,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除30万国内流离失所人士外,4万妇女、老人和儿童被迫流离失所;儿童与家人分散;将所有男性难民囚禁在喀布尔;所有这些都是巴基斯坦——塔利班侵略者所犯的危害人类的更上一层的滔天罪行。

虽然大量证据证明了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包括我们关押的被俘虏的巴基斯坦士兵——我重复一遍,包括我们关押的被俘虏的巴基斯坦士兵,在安全理事会即将举行的公开辩论中,我们将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巴基斯坦继续抵赖它插手阿富汗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由于铁证如山,在进行了五年战争之后,巴基斯坦官员最近终于承认有巴基斯坦宗教学校的所谓“志愿人员”在阿富汗参战。我们关押着其中一些“志愿人员”,他们供认了如何被招募、训练和被巴基斯坦 ISI 提供的车辆送往阿富汗。

1999 年 8 月 20 日,联合国新闻中心自伊斯兰堡报道,青年学生,有的年仅 14 岁,被招募参加阿富汗战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代表阿森诺先生说,在过去两星期里,塔利班驻巴基斯坦代表团看来招募和派遣了 2 000 至 2 500 名塔利班新兵,为新的攻势预作准备。该报道还指出,“一位塔利班官员最近告诉记者说,这些学生将直接送往前线”。塔利班已经承认,他们的士兵中有巴基斯坦人。

除派遣巴基斯坦正规军事人员外,ISI 还从宗教学校招募青年学生,派遣他们去与阿富汗伊斯兰国武装部队作战。巴基斯坦一些极端宗教组织提倡这种做法,ISI 负责实际组织,负责编制成军并进行洗脑,这种做法现在被用来为招募活动辩护,这种招募是在圣战名义下进行的。巴基斯坦军事情报当局向这些青年人灌输狂热和偏执思想,使他们成为疯狂的士兵。这种行为不符合伊斯兰教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伊斯兰名义进行的。穆斯林对穆斯林的神圣斗争没有任何神圣的地方,根据伊斯兰的标准,这是犯罪。

巴基斯坦的这种行为方法也违背了国际法公认原则、《联合国宪章》、大会和安

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以及巴基斯坦签署和批准的各项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第 38 条指出,各缔约国不得招募儿童入伍,儿童不得参与敌对行动。

在巴基斯坦旁遮普和信德,数千青年学生被公开招募,他们的教会学校被正式关闭。他们在进入阿富汗之前接受了简短的军事训练,然后,他们被送往阿富汗前线。这个事实日益被大量报道,甚至巴基斯坦报纸也进行了报道。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阿富汗的各项决议——包括 1998 年 12 月 8 日安全理事会第 1214(1998)号决议——要求所有国家采取果断措施,禁止其军事人员规划并参与阿富汗军事行动。

而且,根据 1974 年 12 月 14 日大会第 3314(XXIX)号决议第 3(g)条关于侵略的定义,一国派遣或以一国名义派遣武装团伙、组织、非正规人员或雇佣兵,对另一国武装部队采取行动,即为侵略。

根据这些文件,巴基斯坦对阿富汗进行侵略战争并派遣青年学生的责任已经确立。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确定这种侵略,确定这种侵略对区域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有责任采取强烈措施,制止这种侵略。

阿富汗伊斯兰国坚信,战争对平民、特别是对儿童和妇女具有悲惨影响。我们认为,外国强加给阿富汗的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外国军队和所谓“志愿人员”及战斗人员应立即离开阿富汗。阿富汗人应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和平对话和谈判解决自己的问题。

阿富汗儿童有权享受适当的保健、良好的教育、营养食物、安全和充满爱的家庭以及充满友谊和机会的生活。我们赞成儿童和妇女新和平与安全纲领主张,赞成在冲突中停止使用儿童兵,更好地保护儿童和妇女。

阿富汗伊斯兰国是 198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签署国,阿富汗重申家庭在社会的根本地位,认为应该以《联合国宪章》理想——特别是和平、尊严、容恕、自由和平等——的精神教育儿童。必须在各领域保证两性平等,包括就学权利平等。不得象 ISI 及其附属组织和巴基斯坦支持的塔利班那样,以偏执、极端主义和不容恕精神教育儿童。

最后,请允许我向安全理事会各成员介绍塔利班在阿富汗强行招聘和招募儿童的情形。我国国防部队俘虏了 63 名年龄在 13 至 16 岁的儿童,他们被与成年人分开,受到特别待遇。一些儿童是被招募的,其他儿童则被迫参与战斗,被推到前线第一排,充当炮灰。我方已同这些儿童家中年长成员和亲戚联系,被捕获的战士也被遣送回家。我这里有一份他们的名单,我将把这份名单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此外,这事也已通知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阿富汗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赞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卡桑达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祝贺你担任 8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国代表团还高兴的是,你主动组织这次会议,以讨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这一极端重要问题。

正如许多代表团已经指出,借此机会应该向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 · 奥图诺先生表示敬意,感谢他不知疲倦地奋斗,在全世界各地拯救儿童免受战争的祸害。今天他提出了一份坦率而生动的报告,介绍在世界各地冲突局势中对妇女,特别是儿童犯下的非人道行径的普遍情况。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能特别重视奥图诺大使提出的旨在改进儿童人身条件的建议和意见。

当我们在这里开会时,我们一致对利用未成年儿童充当士兵普遍感到愤慨。因此,这次会议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对残酷利用武装儿童的国际义愤,这导致各国日趋一致地认为,应该把参军的年龄限制提高到 18 岁。

令人发指的是,目前有 30 多万 18 以下的儿童参加全世界各地约 50 场武装冲突。各种令人心寒的报告指出,南亚有些在同合法政府作战的游击队运动,利用年轻女孩充当敢死爆炸手。非洲也有同样令人心寒的报导,那里现在有 12 万多 8 岁以下的儿童在充当士兵。这些儿童还蒙受其他形式的残酷对待,如肉体残酷,女孩则惨受侮辱、剥削和性虐待。

我们也常常听到,贫穷的孩子,或许没有父母,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有报酬、食物

或者保护的许诺的诱惑下,加入武装集团。有的儿童是被强迫抓丁的,但是被命令说他们是自愿的。就任何意向和目的而言,被迫、强制或自愿当兵的界限模糊,因此需要彻底禁止儿童参加作战。

赞比亚充分支持加强1989年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我们强烈支持有关武装冲突中儿童问题的《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该草案的目的是把武装部队征兵的最低年龄限制提高到18岁。

制止儿童当兵的祸害时机已到,因为对许多儿童来说战争往往成了一种终身的生活方式,他们有的才 7 岁就被招来当兵。在世界许多长期的国内冲突中,这样的儿童多年得不到教育或有销路的技术的培训。冲突条件下成千上万的儿童流浪街道,深受创伤,没有未来的希望。

因此毫不奇怪,在原先的冲突结束后很久,这样的儿童仍在继续暴力活动。在很多例子中,战争与赤裸裸地强盗行径之间的分界限已完全消失。

我国代表团赞扬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6月17日通过有关对招雇童工形式问题的公约,旨在结束对深陷各种形式的奴役,或者类似奴役的作法中的数百万18岁以下儿童的剥削。那些类似奴役的作法包括贩卖和贩运儿童、债役、农奴或卖淫。

赞比亚认为,一切征募儿童兵的作法现在必须停止。为了全世界所有的儿童,有必要全面禁止使用18岁以下的儿童兵。

小武器和轻武器的现象一个以现代战争带来一种新的和令人不安的变数。他已导致参与的未成年儿童数目大大增加,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手枪、长枪、机关枪、手榴弹和杀伤人员地雷都是儿童充当士兵和害人者的冲突中最喜欢用的武器。轻武器正在严重破坏和毁灭青年儿童的生命。

因此,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都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促进安理会采取具体步骤,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在国际舞台上泛滥的问题。 在世界上所有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中,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存在并没有导致改善普通无辜平民,包括儿童,的生产。对国际准则根本没有任何的承诺。如

果有的话,那也是军阀及其支持者对这些国际准则的藐视。国际社会必须把这看成是总挑战,安全理事会必须找到更加持久和有效的办法,让罪犯承担责任,确保所有有关方面都按照国际法遵守其义务。

我们呼吁直接或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尊重现有的国际标准,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保护儿童免受暴力。我们重申一项基本原则,即儿童必须在和平、自由和安全,没有虐待、暴力和剥削的条件下度过他们的童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国和我讲的客气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摩纳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布瓦松先生(摩纳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摩纳哥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 8 月份工作,我们向你表示热烈祝贺,我们极为感谢你采取主动行动将这一重要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列入安理会议程。我们还要最衷心地感谢奥图诺先生的发言。他不仅显示了极大的能力,而且还显示了由秘书长任命为其关于这一令人痛苦问题特别代表的个人的强烈敏感性。

我们定期收到的关于现在困扰世界许多地区的武装冲突的资料使我们感到震惊。令人更加震惊的是,战争法道德准则和人道主义法似乎得到越来越少的遵守,为野蛮地倒退到野蛮行为铺平了道路。最谨慎、有资格的观察家认为,在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人类进步和对其道德进步所寄予的希望减慢下来,但我们希望不是结束。越来越多参与武装冲突儿童的困境在这一方面揭露了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起因并不一直非常确切或非常确定。这些儿童被灌输思想意识,充当通讯员、间谍、作战人员、不情愿的虐待者或更糟糕的是在威逼之下或在毒品的影响下成为肉体炸弹,他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他们成为交战方、傲慢和厚言无耻军阀的最卑鄙暴力的顺从工具。

秘书长最近向我们提交的报告、格拉萨·梅切尔夫人于 1996 年提交的报告、秘书长根据大会邀请任命的研究武装冲突对儿童影响的专家的报告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最近的报告向我们提供了资料,我们要赞扬这些报告的水

准和精确性。

在提出的解释这一不可接受现象的严重性的看法中,一些看法应得到特别考虑。例如,我们毫无保留地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文明价值观念发生危机。这场危机的起因难于确切地理解,但是它不仅给有关社区、而且无疑给未来社会造成的后果却日益恶化,因为这些社会的年轻人将找不到其社会行为的伦理和道德基础。

所有人类社会往往会首先保护妇女和儿童,这不仅仅因为他们脆弱,而且还因为他们被视为其命运的源泉。然而,这一传统和非常有效的保护正以今天令人震惊的比例下降。确实,由于外来影响,许多社会正不可阻挡地变化,与此同时,它们丧失道德准则,却不能取代这些道德准则,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道德准则是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人与人关系的基础。

结果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和自私的态度经常战胜普遍意志,损害这些社区的作用和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人和社会关系。这同样适用于在当今社会中可怕的、经常报道的暴力发展的迹象,更糟糕的是,暴力变得司空见惯。

许多研究报告和研究努力处理这种暴力的起因。其根源繁多: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根源。贫困、剥削、过度不平等和社会动乱、以及有时非常迅速的各种类型的变化显然是不稳定和冲突的根源。这些根源尤其纵容最不道德和最厚颜无耻地渴望获得权力的个人,他们的统治欲望极强,在可能有罪无罚的情况下满足其野心。

技术进步及其后果,尤其是在那些变得越来越致命同时更加轻型和容易使用的武器的特点和性质方面的技术进步和后果,也给越来越多参与武装冲突儿童造成影响。儿童的相对脆弱性和缺乏经验以及军事训练再也不是运输和使用当今武器特别是小型武器的严重障碍。

我们坚定地希望,象导致《渥太华公约》的禁止杀伤人员地雷运动一样,禁止也使儿童首当其冲的轻型武器和小型武器的公约,如果不可能禁止这些武器的话,至少应该导致更强有力地控制这些武器,以便减少其使用。这些步骤和在这一方面采取的所有主动行动应得到认真的鼓励。

尽管建立国际伦理和价值观念制度是一项长期的努力,不断取得进展和遭到挫折,然而这是一项需要毫不灰心地持续进行的努力。这是未来的保证,摩纳哥公国政府对此深信不移。

我们于8月12日刚刚纪念《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五十周年,这些公约是基本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但是其规定似乎越来越被忽视。我们沮丧地注意到,目前冲突不再象特别是《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1997年各项附加议定书所要求的那样考虑作战人员和平民以及儿童之间的区别。

《儿童权利公约》也广泛地、经常地被违反,尤其是其第38条各项规定,以及第19和34条规定。在当今武装冲突中所有致力于保护人权的国际文书完全被忽视和蔑视。因此,弥补现有国际准则及其执行和遵守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必须是国际社会及其各机构的绝对优先项目。

现正在拟订的《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征招15岁以下儿童参与敌对行动属于战争罪行,这些是成就,并为未来带来希望,只要我们确保这些文书得到严格的执行,并且只要在必要时违反者受到起诉。事实上,我们摩纳哥人认为,制定和加强保护儿童国际准则的工作应该继续进行,既便执行已经通过的准则有时似乎困难并面临真正障碍。

提高对作为孤儿、难民、流离失所者、终身残疾者、武装冲突受害者或行动者的儿童重返社会和身心康复所作的必要和持续努力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改造和重新改造战争儿童,并使他们成为完整的人,对他们来说暴力将不是唯一表达工具或得到社会承认的唯一手段,那么教育、职业训练、精心治疗和照顾是必不可少的。

大会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的项目通过的各项决议,包括1993年12月20日第48/157号决议和1996年12月12日第51/77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去年已就这个问题进行的出色辩论并在结束时发表了主席的声明,都大大加深了我们的了解和在这方面的思考。

摩纳哥公国一贯特别关心处境困难的儿童,对敌对行动中和之后的儿童的处理十分敏感。我们曾就能力所及以自愿捐助向联合国提供了我们的支持并努力帮助致力于保护儿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中一些总部设在摩纳哥。例如摩纳哥当局鼓励安排旨在改善儿童状况的长期教育、保健和社会方案,特别是在贫穷地区。

摩纳哥政府完全决心继续在这方面努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采取的行动,不管多么微薄,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须在战斗结束之后继续许多年。我们也知道尽管保护儿童免受武装冲突及其后果之害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但作出预防性努力避免爆发在其后带来悲剧和混乱的冲突是同样重要的。

因此,加强和增加和平解决争端的形式和方法也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安全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不断谋求世界和平与安全。在这里回顾这一点无疑是多余的,但是强调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性也许并非多余。从学术和实际角度就冲突根源或暴力原因研究争端与和平无疑是有助于克服恢复与维持许多地区和平的最重大障碍的步骤。

为此,和平与科学必须超越传统思维,秘书长特别代表奥图诺先生肯定理解这一关切,因为多年来他出色地主持了接替 1903 年在摩纳哥成立的国际和平研究会的国际学院的命运。和平与科学应在这方面被视为通过深入和不断分析冲突的根源和发展而防止冲突的一门应用科学。

我们认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战争并非命中注定。象饥馑和流行病一样,战争是各种事件的结果,如果我们拥有必要的手段,这些事件就可以认知、分析甚至得到控制。因此,在我们看来,获得的反对战争的任何知识可以不仅反映在行动和谈判方面,而且正如奥图诺先生报告中所提倡,还可以反映在提高世界公众舆论认识的方案中,世界公众舆论的道义份量和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今天是无法否认的。

因此,8 月 25 日这一天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问题的严重性和份量说明完全有理由召开一次公开会议,这次会议甚至超越民间社会而面向最广义的国际舆论。

<u>主席</u>(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摩纳哥代表的发言和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是乌克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和前面的发言者一起祝贺你代表纳米比亚及时采取主动召开安全理事会今天关于这一十分重要问题的公开辩论。参加者的长长的名单生动地显示了安理会面前议程项目的尖锐性。我谨表示我们赞赏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今天早些时候所作的内容丰富的情况介绍并表示乌克兰对他顽强努力保护受武装冲突之害儿童的大力支持。

儿童参加武装冲突和敌对行动的现象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现象。自从人类开始发动战争以来它就存在。但是十分不幸的是这一现象如同战争一样继续存在。

很清楚,归根结底,儿童卷入武装冲突而身受其害的原因是冲突本身。我一直集中谈论这一十分简单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旨在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措施是治标性的。

正如前面若干发言者已经指出,我想强调十分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当今的冲突即使有正规部队参与,也多数是属于内战、民族间或内部性质的。迄今为止,交战各方的主要目的不是征服对立面而是消灭和赶走它。在这种情况下,儿童不仅是双方犯下的暴行的附带受害者,而是其直接目标。儿童卷入战斗的情况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单一的办法。然而,我们的意见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是完全消除这种内部战争,因为它是武装冲突中的危害儿童罪的最大根源。但是这是一项比较长期的一般性任务。对我们今天来说,重要和原则上可以实现的是,第一,建立一个切实和必然惩罚武装冲突中危害儿童罪肇事者的普遍机制。在这方面,我不得不提及由罗马外交会议发出、为一个强有力、有效和普遍国际刑事法院奠定牢固基础的信号。这一法院将管辖危害儿童罪这一最可怕的战争罪行,包括征招、召募儿童参与武装部队。

第二,我们必须努力促进立即和公正调查和起诉应对危害儿童罪负责者的区域机制和安排。第三,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全球搜捕”体系,创造条件防止这些肇事者在世界任何地方为自己找到藏身之处。

不能否认国际社会对此一直并仍然十分关切,并已采取若干措施设法结束在武

装冲突中对儿童的不断摧残。国际法,包括日内瓦第四公约,该公约的两项附加议定书、在紧急情况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儿童权利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都承认儿童受必要保护的权利。此外,各项区域和国家文书为武装冲突中儿童提供具体保护。

所有这些文书构成了充分地保护儿童权利的充足的法律基础。这些文书也得到了实际的普遍加入和各国的支持。因此,保护武装冲突儿童的国际性高标准已经确立。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这些文书得到连续的执行,而这一任务要求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共同作出更大的努力。

在去年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问题的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关于加强对受冲突影响儿童的保护的建设性建议。我们今天还听到一些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具体建议。乌克兰代表团尤其高兴的是,安理会在其历史上将要第一次通过一项专门涉及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我们认为决议草案的涵盖很全面。与此同时,请允许我强调几个新的问题。

我们认为,作为主要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安全理事会应该进一步集中关注武装冲突中儿童痛苦的根源。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机构还需要更协调地一道工作,将重点扩大到人道主义援助之外,扩大到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 我们都知道,武装冲突越来越多而且性质残酷,在很大程度上是贫困和资源日渐匮乏导致普遍的人口移徙、失业和犯罪增加的结果。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火花就能够导致产生长期的血腥战争的火焰,在不同种族混居和宗教各异的地区尤其如此。在这方面,重要的是不要忽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作用、维护和加强社会结构和教育。

另一个需要紧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对武器流入儿童受到有计划的残害和虐待的地区进行监测和控制。因此,安全理事会可以采取更加有区别的做法,向会员国提出具体行动的建议,以便确保武器禁运能够得到执行。我最近有机会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乌克兰在这方面的国家政策和做法的综合性资讯。这些资讯已作为安理会文件 S/1999/706 散发。

关于安全理事会实行的经济制裁,我国坚决支持必须恰当地针对负有责任的人使用经济制裁,以防止人口的最易受到伤害的部分,即妇女和儿童的痛苦的想法。

所有 18 岁以下现役士兵的复员问题也需要迫切的关注。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当前为了促进尽早通过一项《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所作的努力。

乌克兰正积极参与旨在防止全世界儿童在武装冲突中成为受害者和重新安置在残酷的战争中身体伤残和心理受创的人的努力。应乌克兰政府的邀请,科索沃一批儿童正在我国儿童的娱乐地区得到安置。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援助下,目前正在着手筹建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的国际儿童康健中心,很快即将建成。

最后,我们期望安全理事会继续集中关注这一重要问题并采取后续行动。儿童有生命、和平与受尊重的权利。让我们一道努力帮助他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乌克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和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由你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次重要会议,这样说并不夸张。相反,我记得,每一代人中只有很少的人有幸面对他们的导师和领导人,以便衡量他们的保护者在实际生活中取得多少进展。我在多年的流放中是少数几个有幸的人听到你的教诲:你坚定地认为联合国过去象现在一样能够并且愿意在局势要求时在历史的紧迫关头采取决定性行动。我认为,现在正是联合国这一机构为了未来几代人、即卷入全世界残酷战争中的儿童作出决断的时刻。

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谨感谢纳米比亚决定举行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的处境问题的第二次辩论。有两个基本理由使我们相信,这次会议的时机是再好不过的了。首先,我们希望这一重要辩论将强调促进和保护受冲突影响的儿童的持续必要性。其次,我们认为这一辩论将有助于确保安理会继续处理这一问题。

1997 年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期间,联合国通过了其委托进行的对武装冲突中儿童处境问题的第一个研究和报告。这一工作是我们的前第一夫人梅切尔女士在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的帮助下所领导的。国际社会第一次集体地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认为全世界儿童的处境难以维持。遗憾的是,自从发表了那一历史性报告以来,30 多万不满 18 岁的儿童被强迫参加全世界冲突的战事。

在我们发言时,正有更多的儿童在逼迫下投入到战争中。发生这些胁迫行动的同时,还有言语所难以形容的对儿童的性虐待和残酷使用。让我们更加关切的是女童的困境。我们不断收到令人不安的报告,告诉我们少女被迫成为性奴隶和从事其他行为,使她们染上艾滋病毒/艾滋病等可怕的疾病。对此必须予以制止。这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支持在儿童被卷入武装冲突中的情况下建立和平区,以期保护这些儿童、解决他们的特殊需要。我们坚信如此巨大的全球性灾难要求国际社会具备坚定的意愿。我们必须执行综合与预防性方案和活动,制止并最终消除这一问题。

招募和使用儿童兵是对人类价值观的践踏,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障碍。这种做法给各国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已经、正在并将继续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我国代表团赞同不结盟运动德班首脑会议作出的决定,在这次首脑会议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对于成为武装冲突的无辜受害者的许多儿童的困难处境表达了深切的关注。他们对在武装冲突中招募、组织和使用儿童进行了谴责。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还进一步敦促各成员国停止使用儿童兵和确保让儿童兵复员和重新融入到社会中去。

由于有 15 万多名儿童正积极参与非洲各地军事战斗,非洲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1990 年 7 月通过了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非洲宪章补充和扩大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这份宪章中我们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规定国家、社区和个人在保护儿童人权方面的责任。这是第一份关于儿童人权的区域条约。我们希望更多非洲国家不久将批准这一宪章。我们还呼吁所有区域性政府间机构效法通过了这一宪章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

今年 7 月,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阿尔及尔举行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重申他们决心不懈努力促进儿童权利和福利。他们再次承诺打击一切形式的对儿童的剥削并尤其要结束儿童兵的现象。

1999 年 6 月 7 日,在阿尔及尔首脑会议之前南非国防部长宣布我国政府已作出决定修改我国国防政策,将南非武装部队征召入伍的年龄从 17 岁提高到 18 岁。我们现行政策符合我们在 1997 年 10 月 10 日签署的非洲儿童权利和福利宪章。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 1998 年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但是我们在那时和现在的论点都是,安全理事会声明是不够的。今天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侧重行动和全面的决议草案,如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这对于处理被用作士兵的儿童的困境是必要的。如果安理会无法通过这样一份决议草案,它的无所作为就可能被曲解为在这个关键阶段保护儿童时犹豫不决。我们希望安理会在审议中将作出这样的结论:在下一个千年期的前夕,已是时候应站稳立场反对那些宁要战争不要和平的人对儿童的蹂躏。

南非谨表示大力支持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办事处的授权与活动。我们深深钦佩和支持他以直接了当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的意志和决心,使国家和非国家的角色都参与其中。

我们期待着安全理事会第一次审议秘书长关于就武装冲突情势中保护儿童福利迄今已提出建议的后续报告。我们认为这份报告将保证这个庄严的机构继续处理这一重要事项。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南非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下一位发言是蒙古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恩赫赛汗先生(蒙古)(以英语发言):在安全理事会就题为“儿童和武装冲突”的议程项目发言使我感到荣幸。

主席先生,我谨首先向你表示我们感谢你采取主动组织 1998 年 6 月举行的安理会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公开辩论的后续辩论。

我国代表团欢迎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开辩论,认为这是提请大家注意在冲突和后冲突形势中儿童困境的一个办法。我国代表团还欢迎安全理事会去年就这一问题通过的主席声明,强烈谴责在武装冲突中把儿童作为目标。安全理事会今天举行的辩论既及时也必要。它使我们能够重新再次集中注意这一问题,同时铭记过去的经验。希望由于这次讨论,安理会将通过一项强有力而切实的决议并从而由国际社会发出这一强烈信息:保护受战争冲突之害的儿童在其议程上占优先地位,需要采取强有力和切实的国内和国际措施对付这一问题。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前面发言者所说,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已成为世界面临的最紧迫人类安全和道德问题之一。今天正是平民百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在武装冲突中受苦最深。千百万儿童在武装冲突中被当作目标;他们受到蹂躏、绑架、在敌对行动中被利用和杀害。在 50 多个国家中,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儿童在身心两方面都受武装冲突影响之害。仅在过去 10 年中,国际社会便容许 200 万儿童被杀害、100 多万成为孤儿以及 600 万受重伤和永久性致残。这使国际社会的良知深感负疚。据估计,在 1998 年儿童兵人数超过 20 万;一年内这个数字增加到近 30 万。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去年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他在今天早上所作内容丰富和发人深思的发言以及秘书长的武装冲突对儿童影响问题专家格拉萨·梅切尔女士的重要报告都披露了内情和令人震惊。不幸的是,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困境没有改善;如有改变,只是变得更糟了。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能确保在战时或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以及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他们的权利的话,那么谈论人的安全就是空话。我们认为不保护儿童,即社会的年轻、无辜和无保护的成员,那么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公平、稳定或繁荣的。所有社会都有道义责任保护儿童并为他们的发展、教育和福利创造一切必要条件。要求国家发挥重要作用。简单地说,保护儿童和手无寸铁者是评估一个国家对人权和人的尊严的承诺的一个真正的尺度。

在会员国参加的这样一次公开辩论中审议武装冲突对儿童的消极影响是重要的,

不仅因为这样做再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这一紧迫问题,而且也能确定同这种暴行做斗争的充分切实的方法。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秘书长特别代表在他于1998年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所描述的五个接触领域中的各项建议。

联合国能够并必须在打击违反国际法的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种违反情况下儿童被卷入武装冲突或以其他方式受到武装冲突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进行的工作以及联合国在这一领域中的所有其他努力。应当继续进行并加强他们的工作。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成早日通过《儿童权利公约》有关把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任择议定书。我国代表团也真诚希望,正在起草《公约》任择议定书的人权委员会工作组不久将完成工作并通过委员会把其结果提交给大会。我们也相信,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刑事法庭不仅在起诉犯下这种罪行的人的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也能发挥预防作用。因此,应当尽力加强国际刑事法庭,尽早使其开始工作。

下一个世纪属于我们的孩子。因此,我们有责任保护年轻一代并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稳定与安全。从更广义上说,保护儿童最有效的手段将是首先预防冲突局势的发生。

在这方面,蒙古非常重视联合国的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活动和建设和平措施,特别是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地区。在这方面,联合国应当适当解决武装冲突的各种根源,寻找预防和避免冲突局势发生的方法。

蒙古认为,安全理事会不仅应当强烈谴责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以儿童为目标,而且也要采取具体的法律、政治和其他必要步骤同这种做法作斗争。因此,我们完全支持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所提的措施。因此,安全理事会应当明确重申,在儿童被当作特定目标的情况下它准备考虑作出适当的反应,直到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为止安理会应当继续审议这一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同意,应当请秘书长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这一局势提出报告。

最后,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在必要时举行公开辩论,讨论影响到整

个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以及可被认为是预防性措施与外交的问题。联合国全体成员参加审议这种问题对安理会有好处,不仅向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也能因此获得会员国的真正切合实际的投入和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蒙古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埃尔瓦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衷心祝贺你兄弟的国家、一个非洲自由化的堡垒,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亲自主持这次会议。

我也感谢你的前任、兄弟的马来西亚代表团,它积极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会议。

也请允许我对贵国代表团主动倡议并组织这次公开辩论表示赞扬,这反映了纳米比亚对寻找解决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可行的方法的关切与关心,这一问题对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而言是最重要的。

我也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所作的不懈努力,以提高对这一问题的各个层面的认识,并感谢他在这方面提出的建设性倡议。我们欢迎他提出的有关儿童和武装冲突局势的全面的报告。

武装冲突继续造成苦难,特别是在儿童和妇女这样的脆弱群体中。这些冲突的消极影响和长期后果直接影响到是否能够创造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气氛。我们仍然坚信,最终解决这一痛苦的方法在于处理这些冲突的根源,不管是种族、经济还是发展,当然还有外国的影响。这一方法是避免这种冲突造成的祸害的唯一方法。

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适当注意这种情况中的儿童。我们必须尽力禁止这些冲突,并保证受战争影响的人,尤其是儿童重新融入社会。一旦实现和平,还必须重建和修复冲突区域的基础设施。

此外,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级会议——去年 12 月在我国首都喀土穆召开——以及所提出的有关国内流离失所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建议,证明非统组织关切直接

影响整个非洲大陆的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谨通报安理会我国政府对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作出的努力。我国一直特别注意这一问题,其证明是它正在努力寻求苏丹南部战争的全面和持久解决办法。

我国政府已经给予苏丹南部自决权。它与联合国进行充分合作,协助受影响群体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我国政府的努力体现在它为结束冲突而采取的许多主动行动,其中最新的主动行动是它上月决定呼吁实现全国范围的停火。

我谨在这里所有与会者面前申明,我国政府充分准备谈判永久停火,以期实现苏丹南部问题的持久解决。此外,它还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在受战争影响的区域建立和平与稳定。它还进一步敦促国际社会迫使叛乱派别回到谈判桌上并进入认真对话。

我国就儿童问题与所有联合国有关机构进行了充分合作。不仅今年而且 1998 年,我国接待了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我国在最高一级欢迎了他的特派团,并采取了必要的实际措施以协助完成其崇高任务。

我谨在这方面申明,我国政府重申充分和有原则地承诺不招募 18 岁以下儿童进行军事服役,并颁布了这方面的国家立法。它还遵守关于儿童权利的国际文书。

我国政府履行了其允许联合国特派团今年 6 月在努巴山区进行调查以评估该地区人道主义需要的承诺。它为特派团提供了进行工作所需的一切。我国政府还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包括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进行合作,寻找并释放邻国反政府部队劫持的儿童,并使他们返回家园。其中一些儿童已经获释,三个儿童在特别代表去年访问苏丹时获释。

我们十分感兴趣地听取了今天上午美国代表有关其政府决心减少非洲儿童痛苦的发言。我们十分赞赏这种情感,而且我们希望这一代表将把其言词变为行动。她应承认其政府在轰炸苏丹希法工厂方面犯了错误。

上周,在一个令人十分难过的场合上,许多苏丹公民聚集在希法制药厂的废墟前,纪念美国侵犯该厂的一周年。的确,自美利坚合众国对我国希法制药厂犯下侵略行径以来整整一年过去了。我们每天继续收到有关资料。整个世界知道这种侵略行径

不仅是错误信息和情报而且是缺乏远见的结果。我们曾期待美利坚合众国这种超级大国树立人道和尊重权利的榜样,树立公正和公平的榜样;承认它犯了错误;并补偿苏丹儿童丧失其防止疾病所需的70%药物来源以及提供肉和奶的牲畜的100%药物来源。

我们谨再次重申,我国政府将继续与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合作,努力处理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透明地处理这一问题,并给予它应得的注意。我们必须避免落入注重一个区域而忽视其它区域的陷井。

所有这些对我国都是最为重要的。事实上,多年来,苏丹南部的反叛运动一直在劫持大量无辜儿童,强制他们入伍,并阻止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庭。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很多年来就知道这种做法的存在。但国际社会既没有对此表示谴责,也没有表示遗憾。

我国代表团支持特别代表作出努力来支持和加强当地社会的文化遗产和特别规范和价值观念,并保护它们使之不会削弱和消失,因为这些价值观念在教育新一代方面极其重要。

我们想赞赏地提到格拉萨·梅切尔女士所进行的关于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的研究。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在这项任务中以及在她为提高对这个危险问题的认识而继续作出的努力中向她提供必要的支持。

我国代表团读了纳米比亚提交的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的决议草案。我们赞赏安全理事会成员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但敦促他们在与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机构及专门机构充分协调下再次作出进一步的实际努力以结束武装冲突中的儿童的痛苦。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苏丹代表对我的国家和我本人所说的客气话。

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肯尼亚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德拉女士(肯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肯尼亚热烈欢迎非洲的一个伟大儿子今天在此。你的国家为自由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是人所共知的,你在联合国作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积极加强了这个斗争。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这个讨论。我们希望这个讨论将有助于使儿童从武装冲突中解脱出来。

让我与其他代表团一道感谢你发起举行这次辩论。可悲的是,我们大陆对这个

辩论的专题太熟悉了。我还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深切的赞赏。他不顾后勤和行政方面的限制,不仅亲自了解这些特殊儿童的处境,而且努力使全世界了解儿童的苦境。我们鼓励奥图诺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继续进行其出色的工作。

我回顾在一年多一点之前,在一个类似的辩论中,一个接一个的代表团对儿童作为首要受害者的冲突局势中所涉及的受害人数之多和暴行的范围之广表达了愤慨。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对在武装冲突中毫无理由地以儿童为攻击目标的做法表达了普遍的谴责,但国际社会仍然看到关于世界很多地区发生的这种恐怖行为的反复报道。我们还知道,如果一个儿童的生命受到暴力的摧残,除非情况发生大幅度的好转,这个儿童今后有可能虐待或攻击另一个处于脆弱地位的人。这就造成了一种暴力的恶性循环,而这又导致不幸地成为我们的新闻广播和报刊专栏的一项常见内容的报复性攻击和屠杀。

新闻媒介帮助突出宣传了对无发言权的人,即对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所犯下的无法形容的罪行。谁没有尽力从心中排除强奸、伤残或营养不良的受害者的形象呢?他们往往是被剥夺了童年的受害者。在被剥夺了我们在和平时期视为当然的这个宝贵的权利后,我们怎样使他们重返社会?我们怎样不仅帮助愈合那些失去肢体后的伤残,而且帮助愈合暴力性犯罪留下的感情伤疤?再者,在已经失去人性后,我们怎么恢复他们对人性的信心?

只有决定性的行动能阻止暴力的这种格局和周期。安全理事会有能力不仅在防止儿童士兵的招募和使用方面,而且在确保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方面起带头作用。事实上,自 1998 年 6 月 29 日发表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以来,在根据《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定义罪行内容,包括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影响儿童的罪行内容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旨在重申会员国起诉那些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负责的人的义务。

我们越来越需要不仅仅着眼于儿童士兵的解除武装和复员。我们需要考虑如何

鼓励在地方一级为那些在冲突后局势中帮助儿童的人提供创伤咨询和康复方面的培训并建立这方面的能力。我们必需能够估价和处理由于违犯儿童的权利而造成的感情创伤的后果。如果借用一个童谣来作比喻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任务比作是把一个摔碎的玩具重新修好。国际社会可以通过采取一种整体性的,一体化的和注重行动的做法,并结合社会政策、政治意志和经济及财政承诺等内容,在处理这个复杂问题方面取得积极效果。

最后,众所周知,仅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除非我们在特别代表继续与联合国的有关方案、基金和机构密切工作时支持他的措施和活动,我们的最好愿望就不会转化为行动。在这方面,需要作出一切努力来调动充分的资源,以支持他为这个特殊类别的儿童作出的努力。就我们而言,我们将继续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特别是在友人小组的范围内这样做。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拒绝一个儿童的要求。让我们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有责任这样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勒·盖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国非常感谢你和你们兄弟般的国家主持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

我还要感谢并赞赏奥拉拉·奥图诺先生为促进武装冲突情况下儿童的权利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宝贵贡献。

我还要重申我国坚决承诺支持这方面的一切努力。

必须重视儿童的生理、智力、精神与心理发展,这是世界所有国家及其文化和文明的社会和经济需要,不论其经济和科学发展与否。

1990 年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成果为儿童和儿童的发展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迄今,181 个会员国批准了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这是国际社会致力于保护儿童权利的最好说明,也是国际社会有能力和意愿认真努力促进这些权利和儿童尊严的最好证明。

但是,尽管本十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些因素对世界许多地区的儿童带来消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危机、日益加重的债务负担、疾病和流行病。最危险的因素也许是过去几年武装冲突的扩散,而武装冲突本身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性质亦随之而变。

蔑视并摈弃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导致平民遭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同时也使武装冲突地区的儿童问题恶化,尽管国际上作出努力阻止招募儿童参加武装部队,要求解除童兵的武装、使其与家庭团聚、保护他们不受有组织暴力的伤害、经安置后完全重新融入社会。

在进一步谈论我们面前的问题之前,我首先重申埃及今年 2 月在安理会提出的关于必须在更广泛的范畴内、即在保护所有平民的范畴内考虑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的坚定立场。在秘书长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问题的报告——安理会就此问题召开会议后提出了这一要求——发表之前,我谨强调我们认为安理会在审议人道主义问题时应该考虑的几点。

第一,安理会必须在完全尊重《联合国宪章》建立的各主要机构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的情况下审议这些问题,特别是大会以及联合国内外的其他优先考虑保护平民的机构——不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第二,安理会必须担当起设法解决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的角色。安理会必须全面解决这些冲突,办法是解决冲突的根源,以避免各方之间侵略的加剧或极其不幸的人道主义局势,例如平民的流离失所或被驱逐,致使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的安全受到破坏,导致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第三,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执行不应同尊重执行《宪章》规定的必要性相矛盾。我们欢迎和支持安理会准备在发生平民被当作目标或人道主义援助受到蓄意阻挠的情况时作出反应,但这样做仅限于《宪章》第七章第 39 条的范畴之内。但是,如果安理会无法履行职责,就应援引大会的"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

正如《宪章》所说,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不幸的是,我们

遭受了惨重挫折。正如奥图诺先生提交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强调指出的,战争继续在世界上杀死几百万儿童。他们要么是这些战争的目标,要么是战争的工具。有 50 多个国家的儿童在遭受冲突和冲突带来后果的痛苦。尽管被杀害、被掠成为人质或被杀伤人员地雷炸残的儿童数目巨大,但在受战争左右的社会中生理、心理和精神需要被剥夺的儿童数目更为巨大。事实上,几百万儿童失去了家庭或家园,更不用说失去学习的机会和青春。许多儿童由于自己的经历而留下永久性心理创伤。

尽管《儿童权利公约》等人权文书以及其他国际人道主义法公约、特别是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及其 1977 年的两项附加议定书代表了保护武装冲突情况下儿童方面的重要里程碑,这些准则和准则的执行和运用之间的差距巨大,并以从未有的速度进一步扩大。尽管我们坚信缩小这一差距和执行国际准则以保护战争情况下的儿童的责任首先落在政府的肩上,我们也确信国际社会在提供保护和重新安置儿童所需的物资和技术援助方面具有重要的角色。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尽一切努力确保冲突各方承诺保护儿童的权利,使之免受剥削、虐待、暴力、强奸、流离失所和死亡。

我们必须结束让那些把儿童作为攻击目标的人有罪而不受惩罚的状况。去年在罗马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则》可能是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领域的一项重要发展,因为该《规则》规定,在这些冲突,不论是国内冲突或国际冲突中征募和使用儿童都是一项战争罪。

必须尽力通过儿童参与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就征兵法定年龄达成协定将是一项重大成就,造福于世界所有国家的后代。

我们还必须着手就向冲突地区转让武器,特别是小武器,规定条件。我们还必须协调和动员人道主义援助,在整个冲突后时期满足所有儿童的需要,特别是保健、教育、社会服务,以便用和平与发展的文化取代这些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暴力文化。

儿童是文明的未来,是所有社会的未来。他们的发展、他们的保护和他们的权利,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责任。履行这一责任让造福于后代。这里的选择是战争和暴

力,还是和平与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国和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印度尼西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波汉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部长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愿就贵国代表团担任安全理事会 8 月份主席向你表示由衷的祝贺。我们完全相信,在你英明和干练的指导下,安理会面前的问题定能得到圆满解决。

也让我祝贺你的前任,马来西亚常驻代表哈斯米·阿干大使熟练地领导上月份安理会的活动。

我国代表团欢迎过去几年安全理事会就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倡议,包括今天有关题为“儿童和武装冲突”的议程项目的公开辩论。我们认为这样做终将导致产生克服和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新的、现实和务实的思想和方针。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期望能在安理会上辩论其他的重要的战略问题,以便把安全理事会改造成为一个更加透明、更加民主和更加负责的机构,特别是在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

在本世纪,由于武装冲突,世界许多地区儿童的处境仍然非常严重。这一问题继续撕裂人类的良知,我们必须下决心面对这一挑战,克服这一问题。我们也关切它对持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有害、广泛和长期的影响。

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回顾一名印度尼西亚专家,纳佛西亚·姆博伊夫人作为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在今年 7 月举行的《纪念儿童权利公约》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她说,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是世界接受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一种极端例子,不能再被容忍。

儿童参与武装冲突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作战工具;再者就是成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

就前者而言,正如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在他载于文件 A/53/482 中的报告中正确的指出,儿童根本就不应该参加作战。才刚刚

开始形成思想的儿童被用来作为作战工具,他们中许多,如果并非全部,都不完全了解他们参加的武装冲突的原因和目的。

我们震惊地看到,近年来的一个惊人的趋势就是儿童越来越多地直接和间接地参加武装冲突。据估计,目前有 30 多万儿童在世界某些地区的冲突中充当士兵。把儿童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主要是因为有小武器。国际社会已找到正确的方向,努力给非法武器的转让实行管制,特别是在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但还有许多工作要作。

印度尼西亚注意到,许多代表团,而且也包括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所作的努力,用通过一份《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的办法,提高征兵和参加敌对行动的法定年龄。其他领域的努力——如解决根除往往便利招募儿童和使儿童参加武装冲突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的需要,以及在冲突后局势中有效地响应儿童作战人员的需要——也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关于后者,数百万儿童已经成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他们要么就是参加了这些斗争,要么就是受害者。我们在注意到这些事实的同时,不能无视肉体和心理上的创伤。数百万儿童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一部分肢体,大多是地雷造成的,同时还有许多失去了他们的家园、父母,而且可能还有他们的尊严。一句话,许多儿童失去了多年的教育,青年时代和正常的生活。

人们广泛承认,在冲突后建设和平时期提供持续的援助方案极端重要,以便巩固和平,支持复兴能力。这种办法中的一项关键内容是注重儿童的需要——即那些被在一场武装冲突中当作工具或成为这种冲突的受害者的儿童的需要。

狭隘地处理这一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这种局势的严重性。因此需要一种全面解决的办法,同时保持每一个文化和社会独特的特点。这方面,应立即注重冲突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冲突的性质和规模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武装冲突是国内性质的冲突,发生在现有国家边界内。在这些冲突中,平民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占伤亡的 90%。现在必须有一项广泛接受的通用办法来解决和

克服这种局势。这种办法应以享有广泛国际支持的原则为基础,其中包括那些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原则。

我们认为,正在考虑的任何方法应该包括在各种极为重要的领域例如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和人道主义援助与武装冲突中儿童有关的方面。此外,我们认为,儿童问题可通过达成和执行和平协议以及救济、保护和社会经济措施得到更好的解决。这种方法和措施不能由经历武装冲突的政府单枪匹马地执行;相反,需要区域和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系统的所有行动者甚至私人公民进行协调一致的、有系统的和有组织的努力。在这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欢迎特别代表在带头努力将法律、政治和人道主义战略结合在一起方面所做的工作,以促进儿童康复,与此同时防止他们参与未来冲突。

人类文明的未来和每一个社会的未来无疑依赖儿童。使用儿童参与武装冲突将使他们的未来蒙上阴影,因为接触暴力的儿童往往会在心中和头脑中怀有具有长期影响的恐惧和仇恨。由于众多儿童参与全世界武装冲突并受到伤害,前途是暗淡的,尤其在那些使儿童为谋生之道作准备的适当教育机会以及帮助他们克服敌对行动造成的心灵创伤的咨询有限的地方。不言自喻,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并确保通过适当的支助方案使他们在社会中享有合法的地位。如果我们不采取及时和适当的步骤处理这个问题,国际社会就可能面临一个严重的局势。

在《儿童权利公约》通过十周年的今年,开始特别在其法律方面纠正这种情况的进程的势头是显而易见的。当时本可能通过任择议定书草案在,这一情况下是关于儿童参与武装冲突的任择议定书草案。然而,使许多会员国感到沮丧和失望的是,这些任择议定书草案未获通过。

我们希望,今天的辩论将有一个圆满的结局,通过一项涉及需要处理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的严重关切的决议草案。

最后,我们要强调,儿童确实是我们的未来。出于这个原因,儿童及其权利一直是并将永远是印度尼西亚发展政策中的最重要优先项目。制定这些政策的前提是,儿

童福利是一个国家福利的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安哥拉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埃略·达克鲁斯女士(安哥拉)(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高度赞赏纳米比亚、一个友好的邻国决定举行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局势的第二次辩论。主席先生,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今天的辩论将获得圆满成功。

尽管正在讨论的议题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议题,但安哥拉非常高兴地参加这场辩论。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以我们微薄的贡献使人了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并帮助找到一个将给这一局势带来可持续缓解的解决方法,这是国际社会盼望已久的事情。

我们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迄今为止在监测格拉萨·梅切尔女士报告的各项建议执行情况方面所作的努力。安哥拉共和国重申愿意以各种必要的方法与奥拉拉·奥图诺先生合作。

各位成员肯定知道,安哥拉是多年来面临这种问题的许多国家之一。政府为保护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的儿童并减轻其痛苦所作的努力一直受到武装匪徒行动的阻碍,这些匪徒一直追求战争,作为达到其目的的手段。

正如梅切尔女士在其报告中指出的,武装冲突毫无疑问影响儿童主要发展因素,特别是身体、心理和感情因素。认识到这一现实,安哥拉政府不顾它所面临的其他挑战,不遗余力地改进向儿童以及向战争受害者提供援助的各机构的效率和效力。政府每年为社会发展和重返社会服务以及为儿童全国协会分配特别预算,以支持与将战争孤儿同其亲人安置在一起有关的特别项目;建造收容所和临时住房,以收容那些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找到其亲人的儿童;在为临时接待流离失所者而设立的地区建造学校和医疗中心;提供粮食安全;向照顾遭受精神创伤和有其他心理问题的战争儿童受害者的国家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以及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将杀伤人员地雷和其他爆炸物的儿童受害者送到其他国家治疗。

全国儿童协会于 1994 年设立,具体处理保护儿童和儿童重返安哥拉社会的问

题。该机构总部设在卢安达,并在全国设有办事处。在各联合国机构、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该协会同一些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一道进行了有效的、持续的努力,以收集数据,辩认和重新安置安哥拉战争儿童受害者,特别是战争孤儿和街头儿童。迄今为止,在各有关中心收容了大约 3 万儿童;其中一半以上被送回去与其亲戚生活。

不幸的是,由于缺乏适当的资源,这一政府努力远远没有满足预测的需求,我们赞赏我提到的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社会所提供的宝贵支持,但我国正面临的困难新局势给其优先项目造成了影响,其中一些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的项目受到挫折,使它们回到最早阶段水平。

例如,我们提到扫雷领域。地雷在孤弱无助的妇女和儿童当中造成如此多受害者。 1997 年,负责扫除杀伤人员地雷和其他爆炸物的国家机构报告,估计在全国存在的所有地雷的 20%已被清除。今天,我们可以正确地说,同样数字的地雷已再次埋设。

这些和其他国家问题,加上梅切尔报告的各项建议使我国政府思考,并使它重申决心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不等待和平来到才恢复其发展努力。持续不断地执行经国际货币基金核可的 1998 至 2000 年 3 年时期稳定和经济恢复方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安哥拉政府完全赞同《日内瓦第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它规定了保护儿童和提高儿童地位的原则和标准。但是,正如一些代表团所说,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情势具有许多重要方面,企图在今天的辩论中广泛处理所有这些方面未免雄心太大。

目前,由于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日益达到悲惨的比例,儿童和武装冲突的问题正在恶化。在这方面,我们谨借此机会表示赞赏我们迄今从联合国各机构和从若干友好国家所接受的多层面援助,虽然这些援助是不足够的,但是它有助于满足成为战争受害者的那些社区的需求。

鉴于我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最近的呼吁,我们希望对 1999 年联合国安哥拉问题联合呼吁的财政和实物捐助将尽快增加,以使各机构能有效处理国内流离失所者,尤

其是儿童的困境。

最后我谨表示我国代表团支持在本次会议结束时将获得通过的决议草案,这是国际社会为帮助全世界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事业所做的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姆瓦卡瓦戈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这次公开辩论。我们赞扬纳米比亚举行这次辩论的主动行动,辩论是开放让本组织所有会员国参加的。部长先生,我们对你和你的代表团成员表示衷心的祝贺。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给予我们这一机会在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这场重要辩论中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继 1998 年 6 月 29 日在安理会召开的类似辩论之后举行的这场辩论深受我国代表团的欢迎。

在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非洲正在出现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塞拉利昂达成的协议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前景要求对儿童重新融入社会做出前瞻性的规划。我们希望安理会将通过认真处理这个问题所有表现形式的一项强有力的决议。

坦桑尼亚不幸具有第一手见证经验,目睹从相邻国家武装冲突局势逃亡的儿童的困境。再也没有任何事物比天真儿童脸上可悲的表情更令人心碎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把他们从所熟悉的生活赶到陌生和不熟悉的环境中去。不幸的是,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冲突性质和规模的变化总是把儿童——他们不应对冲突负责——卷入敌对各方夺权的斗争中。儿童生活的唯一目的是活下去为父母或亲戚的死亡报仇,再也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了。安理会必须通过发出毫不含糊的信息坚定地处理这个问题,即:在任何情况下将不会容忍和宽恕使用和虐待儿童。现在是将应对这种虐待行径负责的那些人绳之以法的时候了。

我们拜读了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大使的报告,我们不能不赞扬他雄辩地使国际社会觉察受到武装冲突之害的儿童的困境。对于报

告所指出的优先事项和建议应该予以认真重视和采取必要行动。的确,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承认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特别代表为使儿童和武装冲突事项具有它理应享有的崇高地位正在做出的努力。

联合国秘书长在 1998 年 4 月就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对安全理事会所做的报告中指出:

> "经济业绩恶劣和发展不均衡造成一些国家接近长期经济危机,大大加深了国内紧张局势并大大削弱了其应付这种紧张局势的能力。" (A/52/871,第 79 段)

因此,减缓贫困应该成为共同关切,它是结束冲突和保护我们儿童的权利的一个必要步骤。

今天在安理会所作的发言进一步认知奥图诺大使正在做的重要工作。需要将这一认知升华为具体行动,给他以必要的支持——财政、人力和物资支持——以使他得以完成授权他的任务。情况是紧急的,安理会的行动会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强调必须适当装备特别事务股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以下部门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简单列举几个,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以及该领域非政府组织社区。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各行动者的合作努力。这是一项具有众多要求的巨大工作,不能由单个实体来处理。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干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贝延德扎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你主持这次安理会和这次辩论。我谨感谢你使我有机会参加这场辩论,它涉及对我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项。这场辩论早就该举行了,尤其是对我国来说。自 1986 年以来我国目睹一万儿童被恐怖主义部队——即在乌干达北部活动的上帝抵抗军(LRA),和在乌干达西部活动的联合民主部队(ADF)——所劫持。

乌干达对人权承诺的记录是有目共睹的。乌干达是《儿童权利公约》原始签署

国,也是《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缔约国。因此,乌干达完全致力于执行这些公约的文字和精神。

乌干达儿童是我国社会的未来。他们的福利、教养、保护和安全是乌干达政府和人民最重要和最优先的事项。因此,对乌干达而言,系统地绑架、殴打、拘禁、奴役、肢解和屠杀这些无辜儿童比任何事情都更加令人痛心。在乌干达北部,这种情形已存在了 12 年之久,现在在乌干达西部也出现了这种情形。

请允许我列举一些统计数字,说明这个问题在我国的严重性和可怕性。1996 年 10 月,阿波基中学 139 名女学生被上帝抵抗军绑架;时至今日,其中多数学生仍然下落不明。1998 年 6 月,ADF 在乌干达西部对基奇瓦巴技术学校进行了一次令人发指的袭击,80 多名学生被烧死,100 名学生被绑架。这仅仅是 1986 年以来不断对儿童进行系统虐待的两个例子。

这些恐怖主义团伙伏击各社区,往往以社会最无自卫能力的成员——妇女和儿童——作为攻击目标。他们以 11 至 16 岁的少年为目标,但有时也绑架 5 至 9 岁的小孩,而且往往是在杀害他们父母和亲人之后强行将他们拖走。其结果是,恐惧和无常感永久地笼罩着乌干达北部和西部的生活。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已经记载了这种情势,当然,安全理事会处理这个事项已有一段时间了。事实上,1997 年,我国总理曾亲自向安理会各成员叙述这些可恶的行径。

我本想详细地叙述这些儿童——如果他们能够幸存下来——极为痛苦的经历,但我必须长话短说。在此只需要求安理会至少开始采取具体行动,表明结束无辜儿童经历的这种痛苦的决心。让我们不要忽视无数儿童对更加充分和更加有意义的生活的渴望。让我们表明,安理会和联合国感到关注并将采取行动,保护这些儿童。

反叛分子在乌干达所做的、而且不受惩罚地仍然在做的事情违背了非洲的文化,违背了我们的传统价值观,违背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独特和特殊的情势,需要采取特别行动。我们认为,这些侵犯儿童的行为应该定为危害人类罪行。

迄今为止,人权委员会已通过两项关于儿童问题的重要决议,但这些决议并没有

使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获得自由。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充分执行这些决议的各项规定。

乌干达将继续要求国际社会向上帝抵抗军和联合民主力量施加压力,令其停止绑架、屠杀、拷打和性虐待儿童和妇女,无条件地释放他们关押的所有儿童;谴责上帝抵抗军和联合民主力量的活动,将其定为危害人类罪行;向所有赞助和支持这些恐怖主义团伙的方面施加压力,包括必要时实行禁运。

乌干达支持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办事处的工作。我们要求向该办事处提供足够的资源,使其能够完成使命。乌干达政府已邀请特别代表考察乌干达北部和西部受影响的地区。我谨借此机会再次发出邀请,并表示希望他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不久的将来正式访问乌干达。

就乌干达政府而言,乌干达政府将继续保护其所有公民,特别是保护儿童和妇女,使他们免受绑架;保证在政府看管期间所有儿童都及时和适当地得到医药和辅导;尽快使儿童回到其家人身边或将他们尽快送往适当的儿童福利组织,使他们能够尽早重新融入社会;进一步保证政府士兵充分遵守国际人权标准。

我们将继续依靠国际社会和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以保证流离失所的人和暂时生活在保护区的人得到充足的食物、饮水和医药。最后,我们将发起广泛的宣传运动,向社会进行宣传和教育,使他们了解被绑架或受武装冲突其他影响的儿童的特殊需要。

去年 6 月,安全理事会就同一问题举行公开辩论。那时,安理会发表了一项主席声明。我们希望今年不会是一应旧章,而是要由安理会向国际社会和那些应对武装冲突中犯有危害儿童罪者发出明确的信息:安理会决心大力解决这些儿童的困境,不论这些冲突的原因何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乌干达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我的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莫桑比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就座并发言。

古韦亚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和前面发言者一起祝贺你担

任安理会主席并祝贺你以极其出色的方式主持安理会事务。请允许我特别向你的前任、马来西亚的哈斯米·阿甘先生致敬,他在 7 月份做了出色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还要表示赞成阿尔及利亚代表以非统组织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强烈赞扬你采取主动把今天的议题加入安理会的议程,并赞扬安全理事会成员同意给这一问题以应有的优先。

莫桑比克政府对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重视是根据多年破坏稳定的战争的长期经历。我国历史上黑暗的这一页造成许多莫桑比克人死亡、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受破坏、社会肌理混乱以及穷人中产生了由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组成的最贫困者群体,他们之中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莫桑比克人民真诚希望结束战争和暴力循环并为发动集体努力走向确保恢复我国持久和平铺平道路。罗马和平协定于这一愿望产生。莫桑比克政府决定在容忍、多样化中团结、尊重个人自由和法治的环境中开创一个不断对话的时代,以埋葬深深埋入人们心中的仇恨并医治战争创伤。这一决定造成了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确保造福儿童的政策的发展。

我国政府自豪地担任过今年 4 月在马普托举行的关于使用儿童充当士兵的非洲会议的东道国。这次会上,250 多名政府、民间社会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并通过了马普托宣言,该宣言除其他外强烈谴责使用 18 岁以下儿童兵并呼吁所有非洲国家促进一种有利儿童安全和健康发展的环境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 18 岁以下儿童不参加武装冲突。在马普托会议上,国际社会明确对继续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兵大声疾呼,并敦促国际社会认真考虑禁止这种使用 18 岁以下儿童兵的做法。

在安全理事会 1998 年 6 月 29 日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辩论之后发表的主席声明中,安理会保证支持旨在取得承诺的努力,结束在武装冲突中违反国际法招募和使用儿童,并特别考虑解除儿童兵的武装和将其复员,以及考虑致残或因武装冲突而在其他方面受伤害的儿童重新融入社会。

现在已是时候应培育我们确立国家和国际立法的政治意愿,以制止和防止武装

冲突中使用儿童兵。在这方面,我谨提出我们的浅陋的建议:全世界各国都对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兵进行全国反思。这些辩论应包括政府机构、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目标在于对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兵形成一种全国性共识和立法。

整个国际社会在促进儿童福利的理想和禁止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兵方面应起关键作用。我们认为联合国可以成为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问题国际讨论的最恰当论坛。因此,我们赞扬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所做的出色工作。在赞扬其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呼吁联合国继续在制止和防止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兵的国际努力中起领导作用。

最后,请允许我强调当前旨在制止和防止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兵的国家和国际努力只有在国际援助和合作下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我们谨呼吁国际社会不遗余力地向那些需要的国家提供一切援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莫桑比克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名单上下一位报名发言者是新西兰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波尔斯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说能在你亲自主持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发言使我感到特别荣幸。我还要祝贺你采取主动召开这次辩论。这是联合国广大成员国对安全理事会的重要工作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又一宝贵机会。它还将使所有代表团经常思考武装冲突中儿童的问题。

我在开始发言时想提及秘书长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所做的优秀工作。奥图诺先生十分有效地宣传武装冲突中儿童的问题并取得了对更好保护儿童的承诺。我们赞扬他的贡献。

在保护儿童中联合国起核心作用。这一作用表现在广泛的各项条约中,包括日内瓦四公约第一和第二议定书以及当然还有儿童权利公约。呵护作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和参与者的儿童是联合国对世界儿童的责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联合国还必须积极确保保护的国际标准得到遵守。在这方面,新西兰欢迎这一事实:在武装冲

突中使用儿童是将由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一项战争罪。

1998 年 6 月安全理事会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主席声明正确地谴责了违反国际法把儿童作为目标、进行招募和部署。主席呼吁所有有关各方结束这种活动。今天我们欢迎安理会通过目前摆在它面前的决议草案承认对受冲突影响儿童特别需求的重视是为缔造持久和平所作努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每当安理会审议协助社区和国家从冲突过渡到和平的措施时,它都应重视儿童的需求。

应该由联合国会员国确定准绳使儿童免受大小战争的极度痛苦和苦难。目前正在就《儿童权利公约》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的一项任择议定书进行的谈判对于提高在这方面保护儿童的法律标准尤为重要。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消除分歧,就任择议定书达成协商一致。否则我们就冒有丧失改善合法保护儿童的一次重要机会的风险。任择议定书一旦缔结便将成为包括奥图诺先生在内正在为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权利而工作的所有那些人的一项强有力的工具。它将对涉及征募儿童兵的那些人和在冲突时将儿童作为目标的那些人发出明确信息:他们的行径是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最后,我尤其要赞扬儿童基金会在协助武装冲突儿童受害者方面所作的重要工作。我国代表团鼓励儿童基金会同特别代表进行最密切的合作,为实现其共同目标而努力。例如,上星期五刚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1260(1999)号决议呼吁特别代表和儿童基金会同塞拉利昂政府一起特别重视塞拉利昂儿童战斗员的长期康复及使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新西兰已经在好几个场合对儿童基金会在塞拉利昂和其他地方目标集中的实际工作作出了贡献。显然,作为会员国和我们各个国际机构,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在所有这些情势下进行合作、分享经验以便为受武装冲突影响的那些儿童带来最佳成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新西兰代表的发言。

下一位发言者是圭亚那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英萨纳利先生(圭亚那)(以英语发言):没有比在武装冲突期间使用和虐待儿童更

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罪了。大多数动物,甚至最低级的动物都本能地保护其幼小动物,使其免受伤害。然而虽然号称具有高级智慧和区分正确和错误能力的人却使其后代受到无法想象的恐惧,这是众所周知的。由于被迫参战,每天都有儿童死去。每天每处,我们都在电视上看到年幼者致残和由于不断被劫持、强制劳动和暴力而变得衰老的形象。

由于我们对日益可怕灾难的关切,圭亚那政府也加入了今天作出的响彻云霄的呼吁,呼吁结束恰当地被称为现代版的儿童牺牲的这一事物。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你的代表团和安理会全体成员发起这次及时的辩论,其目的是促进对这个问题的更好的认识。我们尤其高兴地看到你如此忘我地甚至在这么晚的时候亲自主持我们的讨论。

我还要赞扬秘书长的儿童和武装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成功地使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更引人注目,尤其是他今天早些时候所作的具有说服力的发言。与此同时,我们深为敬佩一大批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许多非政府组织,它们不顾许多限制,努力为全世界儿童效劳。我们吁请它们继续协调和合作以便使其集体努力发挥最大的影响。

我们痛苦地察觉,国内冲突的新模式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和规模。今天,战线包含平民百姓,包括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特别代表奥图诺先生和格拉萨·梅切尔夫人提出的报告提供了武装冲突对儿童影响的生动的证明。这些文件证明冲突的灾难性后果,更重要的是证明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阻止儿童进一步介入。这些措施之一是采取坚决行动将应对这些罪行负责的那些人绳之以法,以使他们感受到国际蔑视和谴责的全部分量。在武装冲突中的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应该被视为——如特别代表所建议——应受到严厉惩罚的犯罪行径。

同样,我们应谋求在国际法律制度内禁止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把他们当作军事工具。需要作出更艰巨的努力以加强对公认的行为标准的尊重,和制定更有效的

办法使儿童免受战争的影响。圭亚那重申呼吁具体禁止人体杀伤地雷和继续努力扩大排雷。至于蒙受此类残暴行径的许多受害者,国际社会必须使他们得到身心安慰和康复的一切机会。

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充分处理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而不查明这些冲突的起因。不断的研究表明,持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造成了所有社会法治的破坏。随之而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边缘化以及结构调整方案的社会影响已经被梅切尔夫人等明确列为制造不稳定和冲突的条件。不论在非洲、亚洲、美洲或欧洲,冲突最终总是侵蚀所有介入国家的基础设施,使它们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具有富有成果的经济。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样谨提请注意经济制裁对社会更易受伤害群体所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制裁能导致缺乏充分食品供应和基本社会服务,造成巨大困难,尤其是对儿童。

每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在于青年。国家的青年不应被用作炮灰,而应受到养育和培训,成为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他们应受到建设国家的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而不应学会当杀戮机器。因为一旦这样就难以回复正常。作为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培训、和稳定家庭的通常机会,而他们需要这些,如果他们要成为有用公民的话。

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局势,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已制定的保护冲突中平民权利,尤其是青年人和无辜者的国际法律文书。《日内瓦第四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以及《儿童权利公约》清楚规定保护儿童并赋予其权力的原则和标准。今天,这些公约仍一贯遭到野蛮和肆无忌惮的战争贩子的蔑视。我们的文明不能容忍这种野蛮行径,因为最终正如我国一位诗人所说的,“我们都卷入,我们都被吞噬。” 因此,我们必须力争使这些法律文书更具效力,从批准进入充分落实。

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保证者,安全理事会有清楚和眼前的义务来适当地处理武装冲突中不人道地使用儿童。因此,我国代表团热切希望这次辩论将产生一

项有力的决议,反映国际社会决心保护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相反必须依靠我们捍卫其事业的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菲律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比兰甘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希望加入稍早感谢你举行这次会议的其他发言者。我们大家此时在这里重申我们致力于世界所有儿童的持续福利和保护是及时的,因为我们即将进入下一个千年。

儿童福利一贯在世界许多公约和法律文书中占据首要位置。各项《日内瓦公约》及其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最近关于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的公约,是我们大家为地球上的儿童进一步提供必要的保护和需要,以发展和成长为有生产力和愉快的人所作的一致努力。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儿童将是我们明天的领导人,所以我们都力图给他们我们拥有和知道的最好东西以及我们的最佳知识。

当我们接近 2000 年时,调查人类儿童状况以及我们履行促进其福利的责任的进展情况是十分适时的。

我们看到的情况不令人鼓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的发展报告》告诉我们 10 亿余妇女和儿童生活在赤贫中。根据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我要赞扬他——自 1987 年以来 200 万儿童死于武装冲突局势,这个数目的三倍严重受伤或永久残废。最新研究表明,30 多万 18 岁以下儿童在世界 36 个武装冲突中作战。其中许多儿童被非法招募,其他人被绑架或强迫服役。近 90%的本世纪战争伤亡是平民,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至少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一半是儿童。

我可以继续描述而且提供冲突使多少儿童成为孤儿,或成为难民或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数字。我还可继续提供战争使其终生身体伤残和心理精神受创的儿童的数字。不难找到数字,也容易提供例子;许多先前发言者已经援引了它们。

儿童和武装冲突的议题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我们已经很多次试图处理而且我们继续分别和集体处理的议题。

菲律宾是第一批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我们菲律宾人建立了维护儿童权利及其福祉的法律和行政基础。一个儿童权利中心在菲律宾人权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有效地运作,调查并代表侵犯人权的儿童受害者采取法律行动。菲律宾对关于儿童参加武装冲突的任择议定书问题工作组的兴趣和积极参与表明菲律宾致力于履行儿童权利,特别是生命权。儿童的健康、营养、教育和福利仍然是菲律宾政府的首要关切。

我们知道,武装冲突和战争违反儿童的每一项权利——生命权、与家庭和社区在一起的权利、健康权、发展个人性格的权利以及受抚养和保护的权利。我们还知道,儿童属于武装冲突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遭到酷刑、强暴而且常常被杀害。活下来的儿童其道德和心理发展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

只要世界继续发生冲突和战争,我们就应坚持为儿童提供适当保护的决心。不应停止传播有关这些儿童所经历的暴力的资料。我们应继续坚持寻找保护儿童不可侵犯性的方式和措施。我希望重申,菲律宾支持研究武装冲突对儿童影响的秘书长的专家所提议的儿童作为和平区的想法。菲律宾还支持该专家有关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采取一致行动,以减轻武装冲突的儿童受害者痛苦的许多建议。

秘书长关于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世界宣言和行动计划》执行情况进展报告——该宣言和计划规定了在 2000 前减少婴儿死亡率、产妇死亡率、营养不良以及增加供水和提高卫生条件、基本教育及特别保护儿童的目标——指出实现这些目标的费用估计不到全球产出的百分之一。其全部费用是对为我们的儿童、我们自己和全世界建设更美好、更光明未来的很少投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菲律宾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卢旺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塔波巴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当你领导安理会今天和今晚的审议时,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同先前发言者一起祝贺你。请允许我告诉你,我们同过去几次场合一样高兴地看到你今天晚上主持会议,你知道当时我们在其他有关共

同利益的会议上见了面。我还愿赞扬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大使促进更好地保护儿童及其福利的努力和决心。他和你都得到我们的充分支持,我们向你表示良好的祝愿。

我还愿表明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安理会今后更经常地开门举行这种辩论。的确,和平与安全以及明智的决议最容易在象今天这样十分透明的公开讨论时实现,从而使关心的人可参加辩论,让代表我们大家的人投票。

每个人都知道,卢旺达从 1959 年直到 1990 年代初期经历了难忘的战争时期:由于领导不善和历届政权所实行的排斥政治而造成的战争。随后发生的种族灭绝屠杀的原因是领导不善以及由于很多有权力防止或阻止其发生的人在作决定方面缺乏始终一贯性。

这种不良领导和排斥政治的最大受害者是无辜儿童,他们由于自己的身份和出生地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儿童在不公正现象盛行的气氛中长大,亲眼看到不良领导和使人们无法享受其基本权利的不公正政策,正是这些儿童成为自然的征兵对象。长期亲眼看到这种情况的儿童有可能成为反对这种针对他们的非正义的战士,但只有他们得到机会和手段时,才有可能这样做。

这些手段因国家和局势不同而易。我们向那些为维护其权利而丧失生命的人致意。令人遗憾的是,在保护这些权利的名义下,这些儿童的多数丧失了更多的权利,其中主要的权利是做一个儿童的权利。应召为一种事业而奋斗是一回事,在战争中作战则是另一回事。在武装冲突中,最脆弱的人是平民: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在卢旺达,儿童所经历的苦难之深重实在无法形容。仍然可以看到的感情创伤可以告诉我们,即便在他们的权利得到恢复时,他们在内心中仍然遭受怎样的痛苦。安理会的义务是确保这种事情不再发生,不仅是在卢旺达,而且是在世界各地。

儿童周围的世界应该对他们更关心,因为正是这种成人和领导人的世界使他们陷入这种局势。我们不能容忍看着儿童被不良父母和亲属、富有的企业家和维持和平者把儿童作为他们的性变态行为的对象,这些人甚至有钱买取幼小女孩的贞操,但

其代价是这些女孩甚至无法谈论的终身创伤。在需要我们保护的儿童中,很多人遭受我们前面提到的不公正行为之害。很多人经历了战争的残酷环境和杀人的需要:杀人以保护自己和保护自己的未来,或在别人的指挥下杀人。

安理会今天寻求通过的决议可以防止今后更多的这一类屠杀。这些儿童中有很多经历过地雷的爆炸而生存并带有伤痕,失去了腿和胳膊;在战争结束很久之后,他们继续受这种创伤经历的折磨。安理会有义务向他们保证,他们将有一个较好的未来,并保障他们自己的孩子将不会遭受成人的同样的暴行和虐待。

在卢旺达,我们有几千儿童家长,在这种情况中,只有儿童共同生活在一个房子里,并将其称为家庭——但这是一种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任何成人亲属来照顾他们的家庭。年龄最大的儿童无论多么年轻都成为事实上的家长。奥拉拉 · 奥图诺大使在访问卢旺达时看到了这种情况,因此是一个证人。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些孩子如何热情友善地彼此相待;另一方面,我们听到象今天这样的理论性的辩论。这表明现实和决策者相距多么遥远,反之亦然。决议应该弥合这种鸿沟,把我们带到我们无视但希望帮助的人民那里。

世界各地的儿童在强制下被给予武器去杀害其他儿童和成人。不要忘了,我们已经向他们保证能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但是,对这些杀死如此多的人的少年的记忆来说,这算是什么更好的生活呢?那些解放了这块土地和人民的人将对他们的工作感到自豪,但那些杀死很多其同龄人和成人的人将继续由于他们的所见和所为而难以恢复感情上的创伤。

然而,无论如何,这两种儿童都需要帮助。我们将此称为公平的正义。在卢旺达,那些参加战斗的儿童已经复员,并被带到学校,以便能够在那里学习和获得技能。那些杀过人的儿童被关在监狱中,但后来获得释放,以便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和回归社会。我们想感谢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以及很多非政府组织在这项工作中为我国政府提供的援助。我们感谢所有这些机构,

并希望,很多机构,包括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办事处正在作出的美好努力将不会是徒劳的,以便我们能够达成对剥夺儿童权利的彻底禁止。

我国代表团强烈希望,安全理事会能采取坚定立场,并履行其保护儿童的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因为我们认为,为儿童灌输和平文化思想将会保障我们能为后代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

最后,我呼吁安理会想到当今的武装冲突中最脆弱的儿童群体:孤儿。他们不仅经历了看到自己的父母和亲属死去的创伤,而且经历了更可怕的事件后幸存。有些幸运的找到了寄养家庭;其他人没有找到。这里包含着同样的信息:尽管我们需要一种世界秩序,我们应该意识到以下重要的一点:如果儿童得不到照顾,在我们之后就没有世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任务:保护儿童权利。

人道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失败了;国家的法律遭到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和联合国公约遭到那些本应保护和实施它们的人的破坏。儿童成为这种不良行为的受害者。这个机构现在应该采取措施,以确保我们把儿童放在首位,以便为所有人确保更好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卢旺达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白俄罗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瑟乔夫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想首先与其他代表团一道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发起就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进行辩论。部长先生,白俄罗斯代表团认为,你主持本次会议将会促进制订新的做法,以解决这个复杂问题。

我们还谨注意到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奥图诺大使的重要作用和努力。我们认为,在联合国的实际活动中,他的倡议和建议值得高度重视和执行。

一年多以前,安全理事会在审议类似问题时,参与讨论的绝大多数人都注意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情势。在会员国代表的发言中,有时悲观情绪超过了乐观情绪。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特别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现在更加重视儿童与武装冲突悲剧性联系问题。我们深信,整个国际社会最终将认识到对消除冲突给予的最高度优先,最重要

的是,冲突是造成儿童死亡和生活被毁灭的原因,而儿童对人类未来的进步具有最直接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联合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作出了重大努力,我们看不出全球各冲突地区儿童的状况有任何实质性改进。事实上,在世界各地区,儿童仍然是武装冲突的主要和最脆弱的受害者。统计数字继续证明,直接敌对行动或这种行动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使越来越多的儿童死亡。

显然,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安全理事会深入分析了儿童参与武装冲突的原因和后果。今天,需要采取切实行动,执行已提出的结论和建议。换言之,必须制订新的战略,这个战略将尽可能减少冲突对儿童的影响;使未成年的人不能成为武装战斗人员;保证儿童优先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制订有效机制,防止对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受害者施加暴力。

这项战略的最重要因素包括进一步改进保护敌对行动中青年受害者权利、需要和利益的法律基础。今年是作为人权法律支柱的四项日内瓦公约五十周年和《儿童权利公约》十周年,我们深信,在我们纪念这些周年时,这个问题将日益和特别重要。白俄罗斯批准了所有这些公约,白俄罗斯愿意促进建立更有效执行机制的进程,这个机制将对国际法所有主题具备约束力——这一点特别重要。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步骤是进一步努力加强国际刑事法庭的地位,使该法庭具备有关权力,审议一切类型的危害儿童罪行。

应该特别注意制裁问题,制裁仍然极大地影响着平民中最脆弱人群的代表:儿童。最近而且是最具说服力地证明这个事实的报告是儿童基金会关于伊拉克和安哥拉儿童状况的报告。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规定人道主义性质的特别豁免,有针对性地尽量减少经济胁迫措施的影响。

有人主张,在秘书长报告和安全理事会决议中应列入特别章节,提出关于未成年人权利的预防措施,从解除武装青年的武装,到防止他们参与敌对行动,到冲突后时期开展人道主义活动。我们认为这个主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十分显然,除非人类能够找到力量和政治愿意,努力和平解决各种争端,否则,儿童悲剧性地卷入冲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将永远是我们关注的问题。白俄罗斯共和国认为,一个没有战争或冲突的世界并非是不切实际的理想。我们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在新世纪的最重要目标和最迫切的需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请哥伦比亚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各成员给予非安理会成员国参与这次会议的机会。

在这份简短发言的一开始,我谨对促进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未成年人的联合国系统各机构表示特别敬意。秘书长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其他各专门机构和各区域多边组织的活动使整个国际社会、其各成员国以及特别是受武装冲突影响的男女儿童和青春期少年受益。哥伦比亚强调指出,上述每个机构都以专业精神在许多武装冲突中促进未成年人的福利,令人遗憾的是,世界各地仍然存在着武装冲突。但是,这应该是一个机会,可以要求非常明确地确定这些机构在解决我们今天面前的这个复杂问题方面的职权范围。

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如同 1998 年 6 月举行的会议一样,进一步表明国际社会对这个人道主义主题的重视。如同去年一样,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是安全理事会每个成员国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现在也是应该关注的时候了。这些努力补充了联合国其他各机构的努力,这些机构同样希望更深入地研究国际议程上的这个问题。

例如,今年 7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人道主义部分达成的结论提到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在结论中,除其他事项外,经社理事会具体而侧重地强调必须认识到在武装冲突中儿童和青春期少年特别脆弱,必须在和平协定和冲突各方的谈判中列入关于未成年人的特别规定。

正因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到这个问题,使我们要提出我们在所有国家都可以参加的各国际论坛已经提出的一个问题。哥伦比亚政府深信,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特别是保护儿童的最有效办法是通过谈判找到政治解决办法,结束冲突。

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是保护儿童免受各种战争危险的理想办法。这样将有助于防止境内流离失所——鉴于未成年者流离失所比例居高,这一条特别重要;有助于减轻武器非法贩运对儿童的影响,结束叛军和其他非法武装团体招募未成年人参加敌对行动的做法;以及最后帮助儿童重新恢复他们在一切社会中应有的尊严。

最后我邀请安理会成员、参加今天辩论的其他国家,以及因这种或那种理由未能参加今天辩论的国家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之友小组的成员国,在大会继续这一辩论——大会是就我们今天讨论的此类议题交流意见的最佳论坛。大会是辩论、讨论、争论、思考、审议和深入审查儿童状况和武装冲突问题的最合适场所。

形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共识,巩固一个公正制度,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未成年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我们重申,我们准备为实现一个没有成年人不公正地强加在我们最大希望的肩上的各种沉重负担的童年的共同梦想而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成员们面前有文件 S/1999/911,其中载有安理会在先前磋商过程中拟定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

我的理解是,安全理事会准备着手对它面前的决议草案(S/1999/911)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现在就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行表决。

赞成:

阿根廷、巴林、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加蓬、冈比亚、马来西亚、纳米比亚、荷兰、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15 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 1261(1999)号决议。

美国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明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抱歉,我再次要求发言。我简单讲几句。

伊拉克常驻代表今晚早些时候发言中误导人的内容迫使我国代表团今晚要求行使答辩权。我就开门见山地说。

伊拉克现任领导层是对造成它所控制的地区内各种不当情况应承担责任的唯一一方。是伊拉克领导层造成并且正在维持伊拉克人民现在不幸所处的处境。正是伊拉克领导层不愿履行它已接受的安理会规定的义务,不愿有效执行规定的人道主义方案,才致使该国国内的不幸局势长期持续。

伊拉克想使成员们相信,它承诺致力于它的人民的福利,特别是它的儿童的福利,儿童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但能够得到的一切证据都将使成员们得出相反的结论。伊拉克现任领导层通过其行动表明,它对它自己的人民只有极端的藐视。同事们将回顾,一年多来,秘书长建议伊拉克政府为儿童——我重申,为儿童——以及母亲购买特定的营养补充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也加入了这一呼吁,发表了它对伊拉克境内儿童与产妇死亡率的调查。

显然,伊拉克政府不同意秘书长或儿童基金会的评估。在总共允许的 1 500 万袋给儿童与母亲的重要补充品中,它仅订购了约 11%。更加糟糕的是,它实际上减少,而不是增加了它应该为易受伤害的居民订购的高蛋白质饼干和治疗用牛奶的价值。

正如秘书长在以前的报告中指出,伊拉克政府继续减少订购,或者完全不订购象豆类产品和乳制品这种食品中的重要项目。秘书长得出结论,由于缺少这些项目,其中有的伊拉克政府根本没有订货,已降低了伊拉克人民所得到的食品结构热量值。

安理会成员们知道,2.41 亿美元的药物和医疗设备被封在仓库内,儿童、母亲和任何普通居民无法使用。这意味着,通过六个阶段的石油换粮食方案已经运达伊拉克的所有药物和医疗器材中,将近 40%正在伊拉克政府的仓库中闲置着。

如果这还不足以证明一个政府不再为它的人民工作,我们大家最近又了解到儿童基金会对儿童与产妇死亡率普查的结果。这些普查清楚地表明,在伊拉克政府控制地区的居民,死亡率从 1991 年以来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在联合国执行方案的北部,死亡率数字实际上已经下降到比海湾战争之前更好的程度——换句话说,在不是伊拉克政府负责的地区已有明显改进。

尽管面临这一事实,伊拉克政府仍然拒绝订购特别用于母亲与儿童的营养补充品,拒绝订购一个完整的食品结构所必需的一切食品,拒绝从堆积成山的仓库中发放重要的药物,并且拒绝大幅度增加最必需的药物项目的开支。

美国和安理会其他成员支持儿童基金会为伊拉克妇女和儿童改进生活质量的建议。伊拉克政府显然不支持。相反,它似乎决心奉行不让伊拉克人民充分享受安理会授权的人道主义方案的好处的政策,或许是为了进而能够继续虚伪地强调,该政权本身维持的痛苦责任应归咎于制裁。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结论,即尽管伊拉克领导层千方百计地破坏安理会的人道主义努力,但是石油换粮食的方案在目前情况下继续提供必要的支助。该方案已经提供了价值 70 多亿美元的食品、药物、医疗用品和各种人道主义物资。

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正在尽力帮助所有的伊拉克人民。现在是伊拉克政府用实际行动作出反应,最终开始把伊拉克人民的福利放在它自身狭隘利益之上的时候了。毫无疑问,而且不幸的是,我们将在这一问题上听到更多的夸夸其谈,或许甚至就在今晚。但是,大家都可以在秘书长给安理会的最近的报告中,以及报告要求伊拉克充分执行安理会已授权批准的现有人道主义方案的强烈呼吁中,看到这一可悲局势的真相。

主席(以英语发言):伊拉克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哈桑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请允许我对第二次发言表示歉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代表坚持行使其答辩权,因为我们都发了言并表示了观点。这不是在联合国工作的民主方法。美国代表的发言是完全毫无价值的,不值得

作出答复。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重申伊拉克正与伊拉克方案合作。不管美国企图把责备伊拉克的段落塞在这里或那里,但问题是,该方案不能起作用,或结束伊拉克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我确实理解,世界超级大国不需要说谎。然而,美国的力量好象是一种假象,它掩盖了无限的知识和道德弱点。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其执行主任是一个美国人贝拉米女士——的报告说,制裁导致50万五岁以下伊拉克儿童死亡。

阿莫林大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说,制裁破坏了伊拉克社会结构。

联合国提出的关于在实行制裁之前的伊拉克状况的事实显示,在与今天一样的同一政府(该政府确实关心人民)的领导下,伊拉克达到该地区最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为什么美国人坚持否认这些事实?为什么美国坚持说皇帝穿着最华丽的衣服?伊拉克今天说,皇帝赤身裸体。皇帝是一个说谎者、一个军火商和人民的吸血鬼。今后将有许多人说同样的话。

至于有关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人民之间关系的谈论,我并不认为美国人是这个问题的评判者。让事实自己说话。不顾美国实行的包围并且不顾饥饿,伊拉克人团结在其政府及其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周围。让我告诉你这一点:饥饿并不使伟大的人民跪下。

主席(以英语发言):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10时25分散会